經山集 七

經山集卷十三目錄

經山集卷十三

東萊鄭元容善之

祭文

純祖大王進香文

列聖積德德享上帝毓慶錫胤以庚戌歲歲惟降聖聖如先聖惟我聖人上帝時命俾主東土宜民宜人純一不已其德曰仁天旣生聖又作之后后德日升何福不厚於千於萬質神無疑何懼何憂民自熙熙悠久高明實景未中餘慶方至遐視無窮忽何號哭自宮徂城外薄陬澨凡我含生震驚雨泣皇皇靡逮

籲穹無從哀我人世后惟大德理必得壽嗟民無祿
奈神不佑昔如戴天不知其德民今失庇何所依托
昔如謠壤不識治否民今如喪曰我父母盛哉至矣
於戲可忘何能描畫何能名狀聖表如日王心如春
豐功在國厖澤在民冲年多難姬成嗣服聴斂積道
殷高典學湯盤武几不勉亦式虞漆周𣪘無事可格
金玉燦條先憲是守日星森義先志是受孰敢亂朱
孰敢弄潢正道斯衛宏綱斯張迺闢迺靖庭衢八荒
桑痲彧彧絃誦洋洋備養宮殿行篤會閔敷錫厥庶
推而四凖春秋　寢廟龍旂陽陽籩豆筦磬我享我

將清燕緝熙對越淵衷風竿雨器驗彼田功憫暵露
禱警災省躬字我元元一念乙丙疇其告饑孥金船
粟觸供寬賦幈幪袵席囿我陽和霈澤汪濊如物芸
芸各自長養遇我羣工以敬以體獎勞包過壹是恩
禮簪珮歸視喬木春敷載詠載歌浹骨淪膚銅虬金
蓮龍象細氈經典在丌皇王人天著輝雲章天璆弘
璧耀寶榜扁禹點羲畫不殖不邇卑服卑宮德匪由
勉儉匪欲崇　王其性之三紀一心穆然其淸淵乎
其深若稽于古堯仁文純　陵廟上號一辭庭詢昔
撫昌運聖子神孫命攝萬機令聞溫文揄懿介釐瑤

瓊琮璜同謙勉循慈孝俱光一堂三世邦基泰磐忍
說維庚徹天哀寃斯理何徵宣聖哭鯉思惟繼聖綿
世千禩顧今宗國綴旒其危危而復安前休是惟昔
王造端聖姒齊徽昔　王貽謨文孫尺衣萬日繼照
慈天光臨陟降佑之景命自今於穆淸廟觀德繼序
闡揚崇報懿典誕舉載陳玉牒載被朱紘以享以保
萬億其年乃卜坡陵鳳翥龍翔珠沙金粟聖人之藏
在帝左右帝眷東顧世世承繼邦國永固伏念臣久
侍邇密恩重邱山符節西垣永隔威顏蒼梧若望玉
欄何處萬行哀淚祗薦香醑

宣禧宮親祭文

猗維 暎嬪徽承 毓祥夙事 英宗克著懿良篤
啓熙休慶衍宗祊永綏寵命華誥其煌週辰則享自
我 寧王寧王之思小子是將維丙再甲感懷彌長
華岡新哀追遠增傷蠲吉省展虔薦苾香靈庶降監
歆茲泂觴

孝和殿親祭文

陟降臨我於乎 皇考憫我恤我如顧如保維庚降
割小子冲幼 皇祖是依奄又罹疚怵焉繼序孺慕
增愴德虞重華禮周追王寢殿孔邇瞻依晨昏諱辰

復屆徹穹恫寃星紀屢中春露旣濡切切含哀洞酌斯觶如其左右僾然容音精禋薦誠尚庶居歆

祭贈兵判鄭嘉山 文
著

歲壬申之正月乙未弘文館應敎東萊鄭元容適館淸溪書室聞贈兵曹判書故嘉山郡守鄭公靈輀過縣境謹具菲薄往哭于停柩之所曰嗚呼有奕公門忠貞世篤公克趾美理郡著績痛厥土賊蔑倫作慝變起不虞締連牙屬凶鋒迭加辭氣逾肅咄嗟辦義職由素確慈父捐軀一心循國秋霜凜烈日星森廓若宋若卞恩綍斯赫榮洎泉壤旌閭貤爵死猶不朽

公則奚憾同朝典嘆行路含惻柴門邂逅夙欽質直
倏瞻風旌悲淚沾臆英魂颯爽庶歆斯酌

祭徐校理憲輔文

維歲丙子三月日東萊鄭東逸龍仁李奎鉉南陽洪
學淵東萊鄭元容各具家饌時羞操文哭告于故友
徐學士邦彥之靈曰嗟呼邦彥能復彈彥先之琴能
復傾叔夜之樽乎能復綰帶交襟吐詩論文乎能復
據床揮麈宴笑讙喧乎已矣此樂之不可復悲不能
以成言昔我好子如物相羣君曷我室我屨君門一
日不見翰訊交紛時節景物草木池園侑以飲食載

色哉欣孰謂石火光忙流水聲分忽長逝而莫我顧
就窅寞而謝華芬胡厭處於華屋孰與隣於荒原惟
野蔓與走燐哀爾厚室之昏昏想君清明特秀之氣
不與腐物而彫痕則其亦芒而爲碧星茁而爲紫蘭
乎不然是身忽生忽滅無亡無存抑如長江之浮漚
遥空之過雲乎哭君其時秋霜曉翻雪灑梅飄逝景
沄沄東風吹雨春物方闌禽鳥和鳴花樹翳繁良朋
何去芳辰可歡擬駕命而簡招旋自覺而消魂起望
雲之屋角惟有淚淋淋而懷曼曼相與烹河之魚採
江之芹泛花于酌奠果于盤敘我之情瀉我之肝墨

滋我字言載我文斯皆君平日之所嗜嚼往時之所賞看今不見舉杯而相屬惟聞悽愴之蒿焄今不聞一言以相酬惟見素幔之凄寒嗟呼日去而月來兮尚庶知今朝哭君之堂者皆君之平生不可忘之故人云

祭李監司魯益文

嗚呼昔余束帶而日趨於分司校摩　先王雲漢之章始與公同牕而敦契見公之辭瑰乎沈宮羽而璨青黃余於是歎公之雋識麗翰足以序琬琰而珮瑤瓊昔余舟行楊驪之湖叩雲扃於蹄灘之幽庄公整

冠笑迎於林木之汀飼我以露瓜之菜陳菽之漿禾稼彌疇圖書盈箱余於是歎公之峻裁介操獨超於圭組鍾漏之場昔余羈遊嶺湖之間見公建玉節於南荒律躬繩嚴肅振頹綱按事若蘇章澄志若范滂余於是歎公之茂才碩猷足以寄方面而列循良曩余紆州綬而送北使公時相儐儀還我乎倚劒之亭聽流之堂邊山雪積銀燭夜張侑絲樽而朗吟洞古今而抆揚余於是歎公之達觀雄議有以遺欣戚而齊得喪曩余聞公褰彤幨而西下候公於淸浿之涘長林之傍羽旄夾道牙纛連檣西人聚觀于衢于墻

余竊喜其公之所蘊抱足以當富貴烜赫之盛而庶使西人被惠澤而謠甘棠公來十日云公忽亡曾瞬息之不若胡斯理之茫茫以公遺世之達觀亦奚憾而奚傷余自悲公之峻裁介操不得貽永娛於林樊而惜公之茂才碩猷不得展大用於巖廊重以僚契交情之篤好安得不淚簌簌而沾裳靈輀晝旐彼途于將雲烟浩渺江水湯湯臨風一慟崇酒于觴

祭季父司書公文

維歲辛巳十二月日從子寧邊府使元容遠滯官守我季父司書公終祥迫期未克趨哭於靈几之前情

虧腸裂謹具奠需使家人哭告此文曰華瑩哭擧嬗
更再律哀何罔極歲何斯疾何覿何求儀邈愈失訴
言莫莫誰極于徹維禮有制筵几將撤官守未釋遠
號燬裂公厥得天篤性粹質縝潤溫明握貞抱潔安
貧爲孝就養無闕不戚不咨怡怡閨閫卒暨宗黨周
恩睦䘏推誠與人人亦誠悅績學錯綜藻章旁達源
沛蓄峙閎肆炳蔚歛華罙厲不閟挫窒擢第遷階由
蹈徽轍士希究用胡遲顥列坦綸廊筭曷不圭黻雷
肆迪學纚纚剖說莅縣著政不矯不拂民歌來暮食
飮燕謐否來遘疢天胡速奪精操不亂詩語朗澈湖

山凍雪截旋旐紼何神不相展施未卒賢類咨愣罔間疎昵孰脩孰短不隨湮沒蹟公義方一視子姪愛撫誘導自幼長迄顚騃蒙昧早敫華綴戴德緜行一是公率疑養質稽冊自固必孰復如公俯仰忉怛靡日不慕肝腸轖結秋行酷沴遺穉再折寘理難諶嗇報令哲棘弟孿孿銜慽號絕廣原相地新宅卜吉不躬必後天其庥騭茹慟隳辭文莫殫述

祭蓮游李相公存秀文

嗚呼公之德足以賴一國而一國不能續公之命公之才足以濟百姓而百姓不能扶公之身嗚呼哲輔

萎而邦國瘁矣非夫人之爲慟而誰之云曲江之金鑑遽亡風儀何處更見東山之履曷永闕雅量世誰復存維公剛直沉深雋偉雄渾抱經世之術紹詩禮之門淸廟瑚璉弘寶之器藝苑璠琚皇藻之文識見則貫徹利害之塗而詹尹嚴平灼文龜而揲靈蓍議論則縱横今古之域而韓哀王良馭神駒而駕輕輪攬轡褰幨則小民歌謠而墨吏屛息垂紳正笏則庶僚畏憚而善類思親疾憸邪則凜乎如撲草之秋霜利國家則沛然若赴壑之急湍如公者當與古人而同歸抑今世之所未聞當 正宗顯融之會擢公於

章縫之列職顧問而掌演綸　當宁注眷維時宗臣
虞華攝理百揆是掄慨然以澤生民爲業而心不忘
畎畝之情毅然以格君心爲道而口必誦聖賢之言
海隅蒼生日望至治之澤而庶幾挽世道而回淳豈
意投種未粒病司馬於半年載舟失楫喪魏公於甲
寅下而閭里厎春上而朝著薦紳莫不錯愕涕洟拊
心而悶寃況余之托契之固相與之殷游從談讌窮
日夕而源源者乎曩余北塞戍角之夜讀公告别之
書於荒江之濱轢月寒而夢驚對玉潤而沾巾嗚呼
自公仕宦四十年人事屢嬗電轉雲翻載浮載沈名

德疇完公獨砥柱屹立罙一節之靡渝喬嶽不動自功利之及人矧公之達觀偉度固已齊得喪而遺戚欣庶乎英魄靈氣不隨腐物而同泯其將乘風騎氣厭流世溷濁之塵豈肯顧余之不能忘情獨自彷徨于山顛與水濆然而想公之惓惓於冥漠之中者必顧戀於宗國與黎民則余安得不嘆息慟恨具詞而一陳乎

祭柳蒼崖 魯洙 文

嗟呼蒼崖翁今不在耶記余童子時與蒼崖翁讀書賦字暇則啖瓜吃餅追逐作戲及幼而少少而壯壯

而衰衰而老矣其間風雨霰雪月露淸朗晦冥之夕草樹花葉禽哢蟬嘒節序景物之頃披帙點筆投壺圍棊又或談史扢古野乘稗官奇僻瓌恠之說窮討冥搜鼓掌低昂或嘻笑或怒叱到白首不少衰余早顯仕宦於四方與翁多別時而翁落拓挫躓食不充衣不掩而常飄髯劇談無窮愁凄楚可憐之色每一相思躡屐來遊張玉帳於藥畦泛錦棹於蓬嶼笙簫轟闐綺羅炫燿倚歌呼酒高吟朗誦或醉或醒相視而笑殆類傑俠放縱不羈之氣殊不見枯孤齷齪羞澁之態使翁得榮名而馳騁華轍則其能必世其家

而惜乎顛屈沉埋不能成一名而以去耶其去也抑悵然耶浩然耶[illegible]然耶翁嘗喜余文書一篇輒賞讀嘆咏余嘗戲曰翁没余祭以文今果然矣翁知之乎翁倘記啖瓜吃餅投壺圍棋談史抡古時事乎曾日月之幾何哀人生之須臾奈逝者之無知縱有言而莫聞知翁者其誰憐翁者其余春風吹酒山鳥和鳴

祭篠齋徐叅判 淇修 文

吁嗟乎悲夫以古之屈伸榮辱修促之說觀乎公而可信而不可期矣方公之弘閎炳爗翥鸞坡而騰鳳池也若威翮之解丹苞文蹄之簫亭逵孰知夫世有

巇崯嶇崎者乎方公之躓顛挫折憂畏於絕塞荒障之陲魅魎見晝虎豹嘷飢孰知夫世有薈蔚葳蕤者乎肅霜變而湛湛灩流窮而漪漪登賈誼於宣室返蘇軾於鑾司入則珩珮象笏出則虎符彤帷摛藻則華袞黼黻披襟則古器鼎彝韜而未售蘊而不施斯實朝廷閭里之共嗟惜如公之乘雲馭風厭溷濁而上征者而又奚悲況往來是千古之常得喪非達人所疑者乎然而彷徨躑躅獨不能忘情者余亦何爲者哉自余之知公而從遊三四十年于茲而雲雨風烟之變滄海陵谷之移往覆曲折百徑千歧而磁芒

相引車笠共隨豈有如公之不我欺者哉過墻通逕晨夕相追陌鐘初動嶺月半規有客叩門癡僮先知婦爲具食不問客誰花開鳥啼何以娛之非絲非竹非奕非棊我讀公文公評我詩窓雨園雪何以樂斯旂常車駟轂執瓊琪衆趨羣競曰非性宜載酬載酢善謔過規從今息交遊而倀倀踽踽公何以紓余之懷而慰余之思乎陳桂醑與蘭馨公庶幾鑑余文而飲余巵乎

祭四從承旨知容文

嗚呼致世歲月周矣君胡不歸蘭萎梅凋百卉具腓

櫻赤筍綠檐禽弄暉瞻彼園亭緊昔而非我又來哭
歎息嘘唏親誼友契如君我稀自同弧槃載飯載衣
自髫而杖如蛩相依箎塤翕和蕙芝合鄙俱被庭訓
王朝于蜚君敏而博我拙而微藹藹時望宗族之輝
玉標錦才鳳被豹幃介操如石溫姿如璣曰有繩尺
弗脂弗磯契于　兩聖夙夜禁闥儒宮銓司羽儀其
願出宣海甸瑜鸞騑騑棠舍萱歡恩推紫紼哀榮俄
幻疇度祲機君乎逝耶嗟哉閟徽材兮炳蔚文兮蕤
蔵何不燕許何不平韋會以顚期孰謂露晞甘井易
胥文木難圉不躬而詒昌蕃式幾伊我踽踽事何心

遶溪雲嶂月誰叩林扉萬千情緒撓撓風旂思幾時已汍澜獨揮

祭趙牧使 濟晩 文

我不見公今焉再臘梅飄雪灑凍吹獵獵舉目陳跡悽悽悒悒懷哉舊儔嗟幾車笠松會維七投契相合篁韻競和蘭馥紛襲顔霞綵蝀綺囊繡篋縱橫墳典馳驟出入闥聯拈步顧聘呼喚如琴如簧唱酬偕洽公時雋邁英華彪煒玉蘊淵渟贍識富業床經架史津筏先涉壇苑巖廓一步可躡胡淹章綬聲施下邑有賦未究齎咨何及留數槐陰連柯茂葉奈我舊社

荒凉蕭颯何堪黃鑪不復陳榻若像平素果卓酒榼

祭桐漁李相公 相璜 文

嗚呼耆筭莫逾乎八秩崇階莫穹乎上相德可以銘鼎鍾而業可以耀竹素若斯人者世則間而代則曠及儵然而返眞則亦又奚慽而奚憾胡爲乎黍春鄭巷悲傷若親戚之喪惟公溫溫圭璉之姿巍巍山斗之望言若不出而柝理則龜筴莫能違身若不勝而守氣則賁勇莫敢抗文詞則絺繪之煥而零金揔歸點化經濟則雲雷之莵而寸籌皆入搦擋推其本之以忠欵誠信資之以沈靜慈諒鍊達乎治體而該括

乎事情久爲上下之所孚敬而倚仗結昭契於　正
純兩朝之世遂畀公以丞疑之重而責之以寅亮守
典章則李沆之明識也鎭雅俗則謝安之偉量也裁
機務則杜克明之能斷也持謙約則石少卿之好讓
也前後六典或久或暫而一國以公之用舍爲欣悵
古所云喬嶽不見運動而功利及人者如公可以當
之矣秉軸二十年之間世路之崎嶇巇嶮往復下上
者百折千回殆不可狀而惟公確然之節介然之操
獨超然於世所謂雌黃與標榜則此實公行治之積
久而致之者豈或一朝僥倖而勉强也哉自公之逝

蒼生何所依庇士林何所宗匠官有過孰規孰箴國有疑疇咨疇訪士之識與不識猶且歔欷而相吊況余之自孩提瞻依而慕嚮又況余之官峻亢而跡蹯涼凛凛若駕輕楫於萬頃之汪瀁此世之顧藉余導迪余者孰復有如公者而余非公則又孰從以恃賴而邈仰哉靈如有知公豈我忘文告其私有涕先釀

祭女弟徐氏婦文

嗚呼汝今何歸歸來乎胡爲停泊於城南寂寞之巷乎向余送汝於石隅之路見其雕輿文窓朱簾翠幰之乘而羽隷前導紫馬隨後足以詑閨門之榮而動

道路之輝未幾日而迎汝於氷雪寒江之畔哀鐸鳴
風丹旐飄搖畫翣素幔輓謳凄凉攀綍一慟摧割何
堪痛矣寃乎胡忍於斯乎記昔維庚之歲汝抱崩城
之痛三年不粒食而糜蔬僅支者顧有呱呱之一孤
兒耳其後毁瘠澌綴歲課病而瀕危者數其時若有
談命者言可臻望希之壽兒且長成有文行科名仕
籍奉毛檄而御潘輿兒又育男迎婦盤脩供歡汝必
不信之曰寧有萬一之倖望耶吾兄弟亦必不信之
曰如此夫何憾而安望其如此哉今汝之所享有者
果過於疇昔之所望則誠幸也非不幸也亦奚憾之

有哉凡人之以客館喪逝爲傷惻者以遠具之未悏心而親屬之未臨視也今汝之喪雖曰旅次而若子若婦若孫本家之若姪若叔俱環列左右又有槖裝歲製之具付身付棺皆以誠信於禮於節無一或遺則有何家居之不若乎抵寓郭外金甥之家改就夙藏之素器尋向湍瑩從夫于兆萬年之藏其安其固則又亦奚憾之有哉然而汝病之沈痼纏苦已三載之久而苟且祈活者誠以至願獲遂專城之養而有志旣成不得延少須臾之頃忽逝於片時之間未受官厨一日之養者理耶數耶孰使之然耶汝安得不

顧戀嗟傷於寘寘之中乎余以孤露鮮民之生無樂乎人世而相依爲命飮食談笑朝夕過從同寒燠同悲歡者惟弟妹數人汝以險釁窮乏依我而賴我痛恙則相呼睽違則相思有事必詢有味必分無一日不相聞者而會亦未有遠離久別之時矣聞今行路上頻有思我之語而獨於千古相分之際不得一面一言而長逝汝又安得不躊躇鬱結於漠漠之間耶思之臆塞言之髓痛只有汪汪之淚被面而已沾襟而已何時更見乎終此世而仍不得相見乎人之言曰陰界陽界死者果有知而侍吾父母陰界亦如陽

界也乎人之言曰今生來生死者果還生而爲吾兄弟來生亦如今生也乎此理茫茫孰從而問之哉吾今老且病矣悲汝而思汝者未知爲幾何光陰而有生之日無非思汝而悲汝之時也山下有茅棟每於花鳥之朝月露之夕杖屨常來往而過汝之門瞻汝之屋非木非石何以爲懷汝女士也貞介之性嘉柔之姿孝友之天植俱足以爲閨壼之懿則而其後必昌斯理可質人世之通塞欣戚雖有一時氣數之來往而種田收穫之詮信金石而不渝吾於此有必信者吾將爲文以誌汝之墓矣吾言之汝而汝於吾言

其果聞之而知之乎

祭族姪判書 基善 文

公之云逝歲且再朞何日可忘愈久愈悲如廈失棟門戶之私如舟失楫邦國之思沈深其識重厚其姿瑚璉之器鸞鳳之儀賁我兩苑燕許之辭奠我三彊張富之治敷經翼史昵侍講帷贊謨協猷出入籌司朝野倚重巖廊是期曩我黔鄉情窮勢危公書馳驛好言以貽忽何凶音晷不屢移公乎轝歸隔岡接隴我哭之慟公知不知俱荷先蔭同策明時圖書鍾磬花樹歲䙝友朋之契弟兄之隨公鬢已華我髮亦絲

會期笻屨寒溪之湄胡不少須使我涕洟我有慦尤孰矩孰矱我有疑昧孰著孰龜世路巇矣踽踽何之城市林泉討亦棲遲衷情萬緒向誰開披公果浩然視我如遺宗黨相對語輒嗟咨疇復諶理公止於斯庶祿未艾庭有蘭芝淚盈于裾酒盈于巵

祭內兄李判書奎鉉文

嗚呼生也有涯孰夫免斯脩短亨屯欣戚以爲人生而願壽則期頤御有琴瑟種有蘭芝金紫車駟輝赫明時凡人所視公皆有之公病方劇視世如遺坦然談笑燭理無疑公雖不顧奈我之思昔我伯舅 聖

主所知弓淚未乾抱玦荒陲公時覲省服勤不離隻
影扶櫬關嶺嶮巇感回天日門戶再持旋通桂籍鸞
坡鳳池　翼考毓德昵陪講帷編輯謨訓盡心補禪
文學才猷朝望咸推以長以貳顭宮銓司旬宣湖畿
暨崧保釐蘇瘼興廢有聲有施崧尤茂績迄今口碑
隆眷方注卿秩特縻入贊籌謨無適不宜公實豐賦
圭璉美姿直潔其操雋偉其儀剴識確論不詭不隨
樂易昭曠亦蹈矩規公正自守絕不韋脂炳然丹忠
類彼陽葵殫誠循國不揀險夷想望風裁先懿克追
將大其用公孤是期精力方健胡疾之罹我情之篤

粤自幼嬉爭班繡裳名韁共馳西綬接畀會合亦奇
結契松社接逕通籬芳花繞欄晴月照楣遞揮玉觴
長歌短詞流光如電存者其誰向晤林宴摻手涕洟
有言誰酬有襟誰披朋舊猶然矧又我私位崇而亢
性拙而癡踽踽硜硜獨涉嶇崎縱有疑難疇質疇咨
兀兀山廬急景垂垂燈火熒然風雪凄其搔首長吁
短髮如絲公行何去載發征輀路歷始庄能不迴遲
是我楸鄉越瞻一陂深園樹翳幽塘水漪公可杖扶
我可屧屐夙約携老此計又虧且哭且告情發於辭
公庶聽我我奠斯巵

祭故室貞敬夫人金氏文

歲丁巳五月上旬庚申故室貞敬夫人江陵金氏之柩將卽遠于始興珠峰下先考妣墓傍之阡夫經山東萊鄭元容五紀之情義甚重一朝之訣別至慟悼鏡奩兮容閟傷絃斷兮音寂撫遺衽而骨唏披空帷而承悽恤恤乎心靡攸届踽踽焉身無所依想怳惚而依俙復如夢而如癡與結塞而蟠鬱寧抒情而通辭乃於四月二十六日丁未具奠需哭告之曰嗚呼夫人何忍舍我而去而使我白鬚流涕酌巵酒而告千古之別耶古語云老人哭無涕今我之哭夫人每

哭必涕非不知不必作無益之悲而悲非外假即由中而發不自覺其涕之自從也豈非夫人之德銘結於我之中心欲忘而不可得者歟夫人事舅姑幾三十年與夫子處六十餘年進而洞屬婾婉未或承未安不悅之辭色退而端莊敬順亦未有慾言忤色之相加即此而可知其婦德婦行之非凡婦所及也元容吾父母晚育也撫顧祈祝愛之已甚及醮而歸也吾父母撫腶棗歡笑有若人家之不常有者夫人左右姑側不適私所助蘋藻之供贊紝紃之工少無怠惰自逸之思舅黨每稱之曰是婦也生長世卿之門

而勤勞嫺職反勝於貧窶家之女也元容幸早顯庚
辰奉雙輿上寧邊府以官廚供我父母夫人手具甘
旨盡誠以養此元容之人世極樂冠於平生者後雖
列鼎累茵擁節旄於名都雄藩者屢矣不可復追前
日之養常與夫人揮涕共道而至發於文辭者也自
夫人入吾門家道和泰金軸封誥只見其榮耀華盛
而未嘗一有困阨艱險疾苦之事履坦而行順導和
而迎祥則自無寃巇出常之言與行而溫淑之貌和
柔之姿雅潔之操慈諒之性儉約之規尊嫜嘉其孝
夫子悅其義子女服其訓親戚鄉黨頌其仁惠享官

祿而無私儲安素分而屏華飾勤針線而寒暑之衣皆預備薄烹飪而朝夕之食無兼味吾家素淸貧資食於仕祿賴夫人節省有規心籌常裕雖之藩邑會無一言之索償貸者平居簡言笑未嘗有娓語之及於姻戚家疵毁又未嘗有瑣說之及於米鹽細務時與問答者只是先世閨門之行貧親周恤之政而已婢使或違旨溫諭而曉之未嘗見疾言遽色蹈嚴規謹細節遇事或過猶介余戲之曰子性何狹也居室宜扁以狹堂夫人笑曰女性本褊褊者不宜狹乎余又嘗謂曰子性拙余亦然余性好靜子亦然宜如士

君子之交淡而敬久也庚寅　世子昇遐夫人號痛
至生病去夏　東朝不豫焦遑至廢眠此盖緣吾家
之感鏤國恩食息不敢忘而一段向國之誠實有根
於性者也今年牢酳之舊甲重回宣醞賜樂恩禮曠
前　四內殿各賜夫人衣資而　東朝恩頒尤蕃至
繡囊香佩而具焉夫人感泣且製服且結垂而亦多
備壽藏之具其爲榮美豈仕宦家婦女之所常有者
哉凡婦人之身所艶羡而禱祝祈願者即緌轎繡轂
朱簾錦帳之就官途而享官廩耳夫人之之咸川從
父也之永柔從舅也寧邊東臯華司箕藩咸營從夫

也沁都完營白川瑞興又成川從諸子也此男子蓬
弧夙志經營四方者之所未易得者而况於婦人乎
且婦人之至祝願即琴瑟靜好鳳凰和鳴窮達不易
操遠近不移情朱顏皤鬢純心一志語言無間居處
與同如影如響相隨相和而歷省平生允符斯言向
年修葺廣阡齋舍與夫人鹿車共歸數旬而返頻就
始與丙舍或經序或經歲晨夕瞻依又時時相扶上
墓儀像平昔少寓不洎之思今春回巹後擬與符節
諸兒告由行奠於玄堂之前以夫人之病未偕爲缺
然豈意履盛招損俄頃之間人事倏變乎毎於春夏

之交共住山樓汇榭夫人看閭史余傍坐讀古文孫
女具餠餌菜果饅麵之味對案啖吃間以談笑其時
認以爲世間常事今不可復得矣余嗜好詩文在東
營效歐翁斑鳩詩先證還鄉之約在會寧寄思內之
詩在箕營贈感舊之詩在北營贈申約之詩壬寅夏
作六十壽序述生平相好之誼今其墨滋筆染俱藏
在箱篋或疊屛皆成陳跡只增悽愴而已夫人以貴
則極矣以齡則邵矣及其終也上相夫子題旌曰貞
敬外而正卿州縣諸子及上庠之孫與姪郡綬之女
婿上舍與緋玉之宅相內而諸子婦孫婦女兒孫女

各哭其位凡附身附棺者皆誠信勿悔始阡左傍卽平日上隴時所共審視而期以同藏者也以形家言將待窆明春而權安于其右岡夫人歸侍舅姑於泉臺之下承顔怡悅果如人世矣乎若然則夫人亦何悲之有哉元容雖不能文將述摭而鏤石掩幽使後世雲仍庶知吾兩人之爲知已知心之良友而在家而爲賢婦爲賢妻爲賢母也吾兩人俱近八耋此行不得不有先後之差殊雖問於夫人亦必曰我將先之矣然而余則尚此寄世餘年未知當幾何矣景物互換隻影何單有言而誰與爲酬對食而誰與爲伴

金玉蓮桂有耀於門闌則誰與之歡悅斑爛環珥交嬉於膝下則誰與之嘉笑日來精思迷瞀忽焉忘逝急起入室如將呼語而上軒而不見矣開戶而不見矣逝矣已矣徃而不復返矣日對之顏何處復覿日聆之音何時更聞會別離之幾時奈將來之歲月有一言相問者夫人其有知乎俗語謂今生伉儷之義重情密者必有前生之緣而來生又續未了之緣今生既不知前生事則來生又何可知藉曰必然來生又何可知今生事乎天長地久惟有今生永別之恨而此界彼界之說自古有之精魄所聚幽亦如明即

必有之理也然則他日相從之樂其將無窮此足以
自慰今日之悲而亦足以奉慰夫人之靈歟至哀無
言至情不文然把管寫懷蔓支如此夫人其果鑑此
心而歆此酌歟悲夫慟哉

雜著

策題二

問井田者王者仁政之始而利民厚生之本也其取
名之義定制之規若是其美矣夏人五十而貢殷人
七十而助曰貢曰助亦有合於井田者歟鄉遂用貢
法都鄙用助法周人之制而井田之參用貢助貢助

之各異其地者何歟徹田爲糧已在公劉之時則井田之制果自於周之先王而畫爲九區亦是殷人之制則井田之法獨稱其周之遺制者何歟黃帝開四道而分宅鑿井則其可謂井制之始歟大禹別九州而辨質定等則亦可謂井制之由歟滕國之五十褊小能致楚人之自遠白圭之二十稅一反歸貊道之無取者其詳亦可言歟庠序學校何關於井田而謂之親於上下也君子野人何與於井田而使之別其公私歟自卿以下之有圭田果在於方里之內而二十五畝之屬餘夫或取於井田之外歟九百十萬八

千二十頃定墾者在於何時而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分授者凡爲幾人歟曰溝曰洫何以有四尺八尺之分也有澮有川何以有千夫萬夫之別歟井廬之廬何爲而廬於井田也井牧之牧何爲而牧於井地也上夫受百畝中夫二百畝下夫三百畝上田休一歲中田休二歲下田休三歲其受畝之多少休田之久近各有不同皆可歷言歟商鞅之廢井田而反爲富國之術者何也李悝之盡地力而不復井田之利者何也以至仲舒之請立名田師丹之請建限田皆由於井田之不可復行而有所損益而然歟魏時之

露田受畝唐時之狹鄕授田其亦有得於方里分授之制而然耶唐太宗有法三代之言宋神宗有察農田之舉而俱不能復井田之制者何歟安世之請更均田林勳之請倣井制皆可謂有意於周家舊制而然歟張橫渠之買一方欲爲數井朱考亭之莅漳州畫爲九井是皆古賢人從周之盛意而或有志而未就或爲時之所抑者何歟大抵制民產而均賦役莫如平井田之制故方里而井井者如井字之形體九百畝之內中爲公田餘爲八家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使之從無出鄕守望相助百姓親睦省斂有

制此先王之政所以制民恒産而孟子之稱以仁政必自經界始者也夫何三代以後田制不古下無受廛之風上無分區之法欲充軍租則或設屯田之制欲省民力則或有代田之法以至籍田官田丁田均田之名紛然雜出而終未復古昔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卓錐或議復舊制而蘇洵以塞谿壑平澗谷爲難葉適以十歲不假耕爲言或以爲不可猝復或以爲不必泥古然則井田之制獨可行於三代之前而不可復行於三代之後歟猗歟我國家重熙纍洽立國仁厚則壤成賦一如夏制均田制祿

勤法周家民耕聖王之田世致屢豐之頌况昔我箕
師之東也井田之制與九疇而並來隨八條而俱行
其位井井其基秩秩其舉而行之至於何時廢而不
行緣於何事雖不可盡考而顧此浿水之隅外城之
內遺基尙在宛然若魚浦之累石則是天下之所無
而吾東之所獨有也苟欲按而行之則可謂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而奈此人心不古世俗益下事屬改作
則羣情厭於經紀政係更張則民習安於循蹈此所
以美制之猝難復行也何以則使此制舉而行之推
而廣之以復周家之舊制殷師之遺法而使斯民得

以有恒產而厚其生歟子諸生居在浿水之鄉目見井田之制其所講劘者必倍他人其各悉著于篇
問有國則必有文獻我東國文獻其來亦遠矣檀君肇闢而左海之書契未作則年代國都孰從而攷信箕聖遠臨而中華之文教始行則詩書禮樂果有所流傳歟九疇之篇全載周書八條之敎槩見漢史經史所載日星萬古則此固非一國之所私而父師遺文宗祖我東則亦可稱我東之文獻歟三韓以來新羅最先而刻木之信迨同結繩之政則羅代以前千室之都百里之國猶有名號之相傳其果攷徵於何

處海東古記蒐入三國之史則前代之作者其誰歟句麗留紀百濟書紀編載一代之典則其帙之存者果幾歟百濟之遺隣國者是何書高麗之儲兩京者爲幾部逸書之謂求百廿種博學之偸抄三百事尙書八政下餘五十字鄒經仁人下多二十字海外異書傳名於東域先秦古書見稱於中朝鍼經一部宋史記麗使之進說苑完帙陸老跋東國之本東觀漢紀應熙寧之求京氏周易入元祐之朝其書之存否其事之疑信皆可歷論歟東國事蹟之錄編中國典籍者周時則榮伯作肅愼之命漢代則太史撰朝鮮

之傳唐宋之間如三國通歷東藩風俗新羅國紀鷄林類事風俗之書奉使之記圖經表志代有撰輯人多著述其纂集之詳畧論次之得失亦可明辨歟李勣忌書籍之不讓上都蘓軾禁書史之流傳外國然而河南易傳紫陽集註並卽來布遂倡儒學則我東文明之運固非人力之可沮歟薛弘儒口訣授經崔文昌授徒設敎織錦之頌上下唐人桂苑之檄名動天下則我東文章之盛亦豈風氣之所係歟大抵文者典籍也獻者賢人也紀績載實必資簡策稽德施功所賴耆俊而賢人之所施爲典籍之所記載是爲

文獻通考續考之以文獻稱者也居今而鑑古由後而溯前者非文獻無以援據證辨故有國之所重莫如是也我東自堯戊辰周巳卯後四三千年之間各有一代之文獻然檀箕以前有若洪荒羅濟之際無異杞宋及至我朝　聖明相承治敎休明右文摹周崇儒邁宋本源經術廣布書籍扶桑文明載瓊山之編刻木精良發玄子之嘆捌範銅之印而遐僻皆蓄卷帙具諺讀之解而婦孺亦知音義經國原續典至通編而大備五禮續補儀歷　列祖而彌詳寶鑑義同二典備考例取三通龍飛之歌被之管絃而比隆

雅頌實錄之編藏之山川而並美史記奉琬琰於內
閣雲漢回光列籤軸於兩館奎壁昭輝軍旅大成壯
韜畧於三軍輿地勝覽該謠俗於八域府曹皆有掌
故郡縣各備誌記儒宗經師著作成林繡梓錦裝藏
蓄盈棟則靑邱一國可與中朝相等而夫何挽近以
來舊鋟多湮前搨或佚如治平要覽訓民正音之戶
可貯而人可授者未見其多傳如三國史高麗史之
文足信而事足徵者亦未見俱完縹緗鮮久遠之藏
市肆滋散落之遺古編之名或多茫昧前代之蹟愈
莫憑信好古之家有識之士豈不慨惜而竊嗟乎如

欲使皆知尊閣之義而俱得稽古之力典籍無闕而傳信於萬世文獻足徵而有光於天下則其道何由願聞其說

金陵南相公公轍畫像贊

先生六十一歲眞也寫方冠野服此其歸老之意歟元容登門已久仰德有素拜手語贊

端冕赤舄輝映巖廊者仰之若金陵公方冠野服標舉林泉者望之似思穎翁亭亭乎芙蓉之濯清水皎皎然霽月之升碧空後之人其勿問赤舄者何人方冠者爲誰欲識公與翁者庶求諸明珠寶玉祥麟瑞

鳳之中

脩然以秀燁然以光溫然以和瀅然以潔粹然以美

卽其貌是儀是似若夫脩然之節燁然之文溫然之

辭瀅然之操粹然之德豈丹靑所可省識

公之德服君子之行而今服也野野取其眞歟公之

名冠百僚之首而今冠也方方取其正歟是其欲緼

袍而華者歟是其欲衣錦而絅者歟名之正者不以

竹帛而增耀德之眞者不以圭組而爲榮是其欲使

百代之人觀進退之正而冠其德而服其名者歟

渭江硯銘九首

余性懶懶者靜維君之靜與余僊余才拙拙者質維君之質與余壹余辭訥訥者黙維君之黙與余得以蓄水爲貴其性喜受歟以發墨爲佳其德尚施歟受近智而施近仁是維君子之攸宜歟 贈卯君

持鈍而銳者來附居靜而動者見使旣壽而遠功德冠四 贈長兒

其文雲發其道川流維德之發不剛不柔 贈仲兒

堅故久靜故壽發爲文章功業之用宜爾君子之左右 贈季兒

何必章宜汝黙何必華宜汝樸黙近於道樸近於德

有道與德者其言遠傳斯寶如圭如璧 贈女兒
堅剛性也厚潤德也方圓形也青紫色也倘形色者
華而妍倘性德者美日積 贈徐甥長淳
珍何必鳳味龍尾美何必羅紋眉子苟其用之有德
有言有功維斯石爲珍爲美 贈李甥象愼
渭江之採箕工治之經山之贈宜石持之維石之德
無不宜之 贈金庶尹應根

刀銘

爾文爾質昭星耀雪太柔則鈍太剛則鈌當斷而決
維精迺吉利用于物退藏於密

烏騮說

淸人市馬馬一千三百五十匹列通衢有騎者步者牽者鳴者齕者閒立者繫樹者馳過者躍而騰者余登官門樓臨視焉雖知馬者不可窮况余乎召知馬者求一馬知馬者曰願聞官意馬大小長短健弱肥瘠毛色各不一余曰求性之良者知馬者曰異哉某老於馬矣爲人市馬者且千百皆問大小長短健弱肥瘠毛色不問性今官先其性而不及大小長短健弱肥瘠毛色異哉余曰余性畏悍者之物亦然吾聞馬之踶齧者多善步騰驤飛躍雖快人意然往往能

傷人而馬亦自傷矣良者順而不危徐而不困且況其尤者亦能行踶齧者之所行者乎已而知馬者牽一烏騮來授余曰馬體小而瘦弱然善歩而其色純其色純者其性純純乎良者也余喜曰吾所求也遂用四牛易之牛之價用綿布六十四疋馬齒三知馬者曰許海相馬爲五世云

碁說

碁黑白類陰陽方圓動靜類道三百六十類曆象屈伸進退類君子小人之消長折旋往復秩而不紊似乎禮皦如繹如倫不相奪似乎樂志的乎發爭而不

怨似乎射疾馳徐驅不詭而範似乎御橫直鉤連點
堅力活似乎書玩象賾故知往知來似乎卜筮專精
致志差釐謬千可以悟爲學分羣聚類內外修舉可
以悟行政虛設豫置欲東先西可以悟用兵連絡衞
護防疾慮傷可以悟養生列之如星布之如雲潤之
如雨振之如風鼓之如雷散之如雹融者流結者峙
若山川核者萌茁者蔓若草木走躍若獸飛翔若禽
一碁也而萬事萬物萬象之類咸備焉爲數其至玅
者乎凡取義博者其本約禮三千相用繁細無遺而
敬爲之本樂五六相宣廣大無量而和爲之本易八

八互生神變無窮而時爲之本今碁之本烏乎在盡
觀夫碁乎得勢者順而勝失勢者逆而敗然則碁之
本其勢乎余因是而又有悟焉天下之事莫大於審
勢余在寧城日長無事常與客碁爲是說以贈之

經山集卷十三

經山集卷十四目錄

神道碑

經山集卷十四

東萊鄭元容善之

神道碑

領議政文翼李公相璜神道碑

臣元容事　純祖大王自初元迄三紀之間遊日月之側而窺天地之大廣覆而萬品遂無私而百度貞恭儉仁恕久道而化庶僚靖共黎民乂安由今視之熙熙然如隆古之不可階而升此其道何由哉亦惟曰專於任賢而已時則有若二三大臣夾贊而始終之若其克相厥終以全三紀治理者其惟李文翼公

乎公得專而行乂卒成其業者非惟公之賢　純廟
之聖也公沉深有器量以學術輔之溫玉之潤而持
操堅於鍊金止山之重而應物沛若决渠論事利害
片言而存長遠自韋布負宰輔望弱冠通籍恬約不
營進然　正宗深知之　純廟大用之　翼宗委毗
之逮　憲宗嗣服復以元輔起前後六入中書相
三聖而一心至誠惓惓懇懇勉主德以典學爲本恤
民事以擇吏爲崇耇德隆望爲上下所孚望之如桂
石泰喬雖退閒之時廷有大事大疑輒就决之及病
上使人問遣太醫頒劑訃聞震悼輟朝敎曰端重之

姿明剴之識巋然爲師傅蓍龜乎所敬信朝野所倚重賜東園副器士大夫相與吊曰昔恃以爲國也百姓相與咨嗟曰昔吾所庇也家人以遺意不請謚因相臣筵白令終祥前易名謚之曰文翼文勤學好問也翼思慮深遠也於公不亦宜乎盖求公之所以爲公則魏相之練習杜如晦之明斷韓琦之量李沆之識呂誨之言兼而有之其不幾於全者乎若一官一職之能一言一事之得在公皆可畧也公諱相璜字周玉自號桐漁 正宗丙午進士文科隷槐院拜檢閱丁未選講製文臣屢魁課試輒賜書褒之始公先

考議政公侍　上春邸受知最殊　上每思念之惜
未究用公之契於　上以世舊也嘗命讀論語於東
湖流霞亭以湖堂舊事待之也己酉拜正言庚戌出
令江西爲養也壬子拜弘文館副修撰中學教授文
臣宣傳官差嶺南暗行御史請蠲驛田之稅寺奴之
貢節儲置展羅捧　上諭以條列約而得中多採施
癸丑爲訓局從事官別兼春秋以母夫人病乞長暇
上不許甲寅除獻納應教執義兼籌司郎擇授關西
按查御史以　明陵祭官進通政階拜右副承旨轉
左乙卯歷兵曹叅知因事補永春縣疏陳還逋軍額

站船諸獘 上賜批嘉之仍下憫老念舊之敎召拜大司諫丙辰除刑曹叅議不就戊午特授慈山府使丁母夫人憂辛酉外除當 純廟初服復除諫長以勤學問擇牧守疏勉數千百言 上嘉納公於此二說非造次言也平生所藉手者其在此矣出牧光州癸亥入爲大司成兵曹叅議甲子平壤警火公銜命慰諭民構居如舊授黃海道觀察使丙寅廟擢嘉善階轉漢城府右尹兵刑工戶曹叅判開城府有悖民閙於官黨繁而獄且具廟薦公留守公至則辟厥魁餘不問一府咸服庚午移全羅道觀察使纔經已巳

大浸公慨然以拯濟爲己任馳疏請蠲伍布查陳結
減田稅停正賦退糴限　上批之曰接卿疏罔非生
靈切害也嘉卿綜密爲民惻然廟堂難之以經法公
再疏爭之　上特許秋又不熟公捐廩以賑之且市
牛分列郡以資田民又築城於萬馬洞口以備陰雨
壬申拜禮曹叅判擢資憲階移漢城府判尹刑曹判
書知敦寧中樞府事大司憲癸酉充謝恩正使還除
戶曹判書後三典乙亥爲平安道觀察使搶攘之餘
瘡痍未蘇減軍布添餉穀蕩舊糴設射課凡係輕徭
完儲皆節倖取辦不以絲毫自累公入莅營邑一規

爲治寬不至縱明不至苛去害與廢威惠互濟去後
民思之像祠鐫頌者所過皆然丁丑爲兵曹判書戊
寅 獻敬嬪祔宮敦匠進正憲階庚辰拜吏曹判書
有投文泮中者語逼公 上切責之配其人罷公旋
仍辛巳春 孝懿大妃山陵都監差堂上陞崇政階
判敦寧府事差陳奏使不赴壬午拜左參贊禮曹判
書都摠管摠府自副至都經筵自同知至知事義禁
府自同知至判事成均館同知事弘文館藝文館提
學 世子左賓客備邊司宣惠廳奉常內贍寺典醫
監造紙平市司圃署內醫司饔承文院提調特進官

兼管也甲申中秋特旨進拜議政府左議政兼世子傳
諭曰今國勢民生惟德望才具之人起而振之卿受
知 先朝廉謹貞固夙承華褒逮在今日績著內外
廊廟之寄尙云晩矣公上章力辭 上曰股肱之托
經綸之責誰可受於予者而卿不思爲予自任乎遣
正卿召之公登筵以勸講學選長吏正俗尙立紀綱
抑宦妾反覆爲說皆優納乙酉有掖屬與禁隷鬨命
訓局查之公曰覈罪法曹事也况事關掖屬宜付朝
廷處之夏旱公請備荒政審寃獄丙戌遞付判中樞
府事丁亥 翼宗以世子代理公進愛民之說 世

予奬以忠愛復授左議政諭曰自卿在賓客余所托心者已久仍手批勉出未幾公謝以疾 世子臨賓筵諭曰左相如不筵余終日坐待公遂入以節儉戒之以 兩殿上號寶篆書寫勞錫馬戊子行常參公曰 邸下雖有求助之教講學一事猶未見翕受何以來讜論乎乞暇寓郊墅上辭書令旨隆摯以躬近爲教公胥罪楊州獄遂下令郊迎公進胥金吾 世子教曰卿若十番出城余當十番郊迎公進對以輿作遊豫陳戒己丑 上賓齡躋四旬 世子將進饌都憲朴綺壽論女伶習儀事被竄公劄救之遞付西

樞以瀋陽使出疆還路又拜相職內需司請以島松
魚鹽屬該司公曰此冒禁也白寢之又奏曰今進言
者之所謂生財必是巧征而陰奪也先痛繩言者以
絕孽萌 世子動容稱善庚寅 世子喪議服制公
據先祖忠正公議 昭顯世子喪制以斬衰獻議以
嘗藥任引辭相職秋行 世孫冊禮復拜兼 世孫
傅差奏請使竣還錫田民廐馬壬辰入耆社乞休不
許癸巳陞領議政兼 世孫師拜扈衛大將有中官
拿而旋宥者公奏曰近習犯科其律宜倍甲午遞付
領樞 純宗昇遐 翼宗追崇禮成敎匠錫馬差實

錄摠裁官 憲宗丁酉復拜領相又以勸學擇吏爲勉仍請令備堂及方伯別薦有績者各數人戊戌乞解付領樞訓鍊都監御營廳禁衛營 宗廟 社稷署 景慕宮內醫司譯院軍資監司僕奉常軍器寺都提調相職時兼管也今 上辛亥秋 憲宗禮祔太廟以公配享 廟庭公有至性早失怙爲終身痛事母夫人篤至扶將如女子丁憂茹素三年柴毀幾不勝以未及事二兄者事二嫂朝退不先候二嫂不歸私室一味尺帛必先進撫諸姪如已出姊貧無以家公奉之使姊心安而忘其非已家也推以姻睦寠

匱者悉依歸戸外草屨常滿公對之怡悦或典朝衣
施之歲儉計口以給性儉素衣不過布帛食不過數
味居室甚隘每風雨沾灑坐處一几蕭然居平無疾
言遽色適對客家失火公問火起處復談如故嘗夜
集隣馬逸躍入寢室公坐自如命侍者牽出之奉使
時憇遼店與客棊從者以失印告公徐下子曰然乎
少頃白獲印公曰然乎副使問之公笑曰是不過盜
踏商貨耳急之不可推也凡遇事必聚精黙運綜詳
縝密按劇藩掌度支俱有著績積儲而備不虞節省
而周不給所措劃皆爲永久計胥吏或未曉公意乆

而後果驗幼時嫂見公遊嬉泣公問何泣嫂曰門戶
衰所望惟叔耳叔不讀書故泣公遂痛自刻勵受左
氏傳于李月巖匡呂李公歎曰學問之姿而俛舉業
可惜也公紹述先業肆力經典旁逮羣籍博覽强記
詞章爲世所推重凡撰著不致工而意無不盡曲折
旋轉愈窮愈騁文自成理波瀾徵動盖非學而能者
也尤於論辨指陳暢達剴切故疏奏爲長　正宗時
一宰臣居要地　上曰予欲以處某者處汝公對曰
臣誠庸愚乃所願虁禼也　上目送之曰是眞廟堂
器也公之邃學宏量通才偉器　正宗已知爲廊廟

之姿而時則年位特未及耳後歷佐　三聖而公平
素所學者致君而澤物也尊主而庇民也故形於言
語措之事業者斷斷不外於是而其炳然丹衷可以
質占賢而無愧可謂間代之良材而需時之碩弼矣
楓臯金太史嘗語元容曰知桐漁莫我若也僚翰苑
俱皓首矣平生不以升沉作喜慍不以平陂爲趨避
其洪量終未可以涯涘矣又曰其辭章精鍊有聲惜
未掌三館耳李屐翁徐竹石兩太史幷深契於心遇
疑難非詢公不釋伻書常不絕謂公文自有規度値
狹束便占坦夷非可及也方易簀時往候之公自力

起坐諄諄如夢語者皆民國事也公從子敦榮以公之孫翰林承圭所嘗請者請銘於余以余覿德有素也是不敢辭公系出天潢以 太宗第二子孝寧大君靖孝公諱補爲祖六傳而至奉事諱愼誠遊牛栗兩先生門贈左贊成生諱棨大司憲受業于牛溪沙溪爲士類所仰丁卯虜亂秉大義抗論贈領議政諡忠正號松郊生諱之恒副提學生諱元龜牧使 贈左贊成號觀物齋生諱泰壽逸諮議遷司禦俱不就號止谷寔公高祖也曾祖諱道翼世其學官翊衛贈吏曹判書祖諱時敘贈左贊成是判書公兄諱道弼

第二子考諱得一以文學名世官承旨贈領議政妣
贈貞敬夫人文化柳氏縣監諱聖模女公以　英宗
癸未十月十六日生　憲宗辛丑十二月二十六日
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葬于高陽下道面甘乙
川里貞敬夫人虛右之原申坐也夫人宋氏籍礪山
承旨民載女事夫子儆戒無違處妯娌人無間言宗
黨咸稱之癸未六月十二日生壬申六月二十日卒
無育取再從兄相琮第二子敏榮爲後官府使庶出
四男一女長效榮前縣令啓榮早歿徵榮監察敷榮
女適申承慶敏榮男承圭正言效榮女適朴齊崧縣

監承圭子昌鎬銘曰

於穆　純祖惟德之純仁心仁聞如歲方春誰其相之有臣二三二三其臣一德一心誰其終之曰文翼公休休之量欵款之忠王曰佐予予匪卿私公亦忘已不懼不疑三紀治成百世之澤陟陳殷乂閎彰文德雖古號治終之悉難泰否消長往來其間在昔迄今有君則臣公實天相際玆昌辰譬彼瑚璉在廟彌章譬彼麟鳳遇聖則祥維學有源行不離經致澤尊庇寔公攸程君德由學民政在吏獻于　三聖不格不止昔侍前席夔禼之願蹟公平生行豈言遠載其

功德于此銘詩匪公之頌　純祖是思

判敦寧府事尹公師國神道碑

英宗　正宗兩聖朝登崇俊良咸精其能知者贊其慮才者明其施皆有功迹見述於世至若舒六藝之風薰詩書之澤端方昭朗躬蹈常經介然直而不撓蔚爲熙朝恂臣壽貴康健終始令名者曰惟直庵尹尚書師國乎元容後生也不能叅德輝而染緒論然嘗聞諸前輩長者之言皆如此余是以知公之賢有加於人也往年按關東公遺澤旣久而使浦戶峽氓愛思不少衰如痊痛援溺者之懷其恩深山勝藍緇

祠聞遊旅與公有舊迎欵如趍令公何修而致此哉此非煦煦小惠可襲而取之也又嘗見楓臯金太史䟦家帖曰尹尙書收其先人六七歲時墨蹟累襲以紬緞樻而藏之其童嬉塗鴉之蹟孝子尙不忍沒況文字之可傳者乎此不過公官治家常之細事而使人或服於心而欲學而不能或書其事而示戒於子孫小猶若此況其行蹟之大者乎公字賓卿號直菴始祖新羅太師始榮墓㮌原仍籍焉入我朝有諱碩輔弘文館直提學選廉謹吏燕山甲子直言謫卒三傳而諱自莘文科正郞光海時棄官歸　仁廟朝贈

吏曹叅判公六世祖也高祖諱遇丁掌令曾祖諱敍
績正郎祖諱志和正言贈吏曹判書考諱敬宗進士
贈左贊成妣贈貞敬夫人林川趙氏府使顯期女進
士諱志淳觀察使諱敬龍公本生祖與考也觀察公
前配贈貞夫人平山申氏府使轂女繼配延日鄭氏
叅奉纘憲女圃隱先生後也鄭夫人當娩夢正言公
坐中堂已而公生郎 英宗四年戊申八月十九日
也自幼嶷然凝重六歲隨觀察公洪陽官舍出見丐
兒持粥哺之伯氏告觀察公日幼兒已有濟人意十
七丁觀察公憂於定州官治具一遵禮外除攻學業

甚力名動庠序己卯擢謁聖乙科 上曰汝父與子有知遇爾有乃父典型庚辰入翰苑 上御崇政殿月臺命公書揭御製興懷文賜鹿皮公奏 世孫冊封初戒諭以驕字請藏諸史庋垂訓萬世 上曰眞史臣也爾其書諸策以别兼春秋絫圈坐僚官欲取國舅切戚公難之竟圈他人命差北塞權管與新除北伯有親避 上笑曰權管與道伯爲至親誠稀貴壬午閏五月 上幸昌德宮都承旨李彝章等被譴公亟抗疏到院時公之戚近在院者畏而潛却之公焚其藁曰留此是沽直也後每以不得徹爲痛恨秋

大饑擇御史監運穀賑兩湖教曰尹某沉深有識慮
可任事公馳赴督運北穀十萬斛分劃均賑又劾免
守宰之無良者　上覽啓稱如在目中竣還論善賑
可感丙戌選弘文錄連拜副修撰副校理陳乞養疏
批曰想惟爾父中夜輿愴嘉爾爲親何待回啓丁亥
臺臣柳知養疏論和緩主子鄭厚謙　上怒遽幸毓
祥宮特除公掌令促召公趨侍路上　上駐蹕命傳
啓公只陳前啓　上曰只此乎命投畀大靜壽命移
海南後駕幸毓祥宮教曰此路被謫者其母何辜命
放送限三年拔侍從望翌年相臣請抄御史　上命

讀侍從案至公名曰何久不見此人大臣奏其由郎
分揀仍抄啓教曰此人老熟凡事無難爲之拜春坊
教曰此人極佳亦不柔弱可合　東宮官庚寅出監
江東鼇逋均簽捐廩殖錢以袪民歛及移又仍之壬
辰入爲應教中學教授陞通政階以　顯廟追上尊
號時讀金寶官也除承政院左副承旨及兵曹叅議
癸巳授谷山府使教曰使榮養老親　上前後眷注
公父子如此谷峽邑俗貿及瓜有改觀還遭本生母
喪　正宗戊戌制闋連拜兵曹銀臺諫院已亥爲安
東縣監十三倉穀簿皆紊仍作糶糴圖式使戶民一

見瞭然吏不敢售奸修葺官廨未訖而移東萊府使
送俸錢俾完之未幾因事罷歸壬寅敘拜承旨以禮
房陞嘉善階連拜兵曹叅判右尹大司憲兼禁府摠
府經筵特進官諸職癸卯冬以副使赴燕翌春還拜
義州府尹義桐鄕也尤殫心爲治蘇民瘼勸儒武肅
邊禁羡庫儲瀞商謬例一無所近丙午拜大司成己
酉　顯隆園遷奉時紙榜書寫陞嘉義爲都承旨拜
江原監司廵到寧越府舊有　端廟所御子規樓圮
毁已久愴然欲重建尋舊址未獲十月本府使相址
於閒曠處忽雲翳雷雨翌日又大風客舍南墻外民

家火延燒五戸而止址礎俱露周圍高平地一尺方鳩木石時雪積氷堅忽三日雨水浮陸曳吏民歡趨正月始工是春　上駕過露梁命祭六臣祠侍臣因奏子規樓事　上亟令道臣詳啓命劃付公穀拓六臣墓蹟金時習南孝溫嚴興道設配食壇祀殉節者三十餘人設壇之夕紅光燭地自丁閣亘于壇子規樓上樑之夜亦有光氣映射觀者皆驚公又竪嚴戸長旌閭之碑命公書揭　端廟御製子規詞二首賜上駟東沿漁戸多濫徵江陵校儒尤甚公裁抑之儒發文侵譏公令本府捕之主宰執不送公啓諭之

上黜本守寘其儒公因此屢辭命以外補視事壬子
命諸道修社厲壇公飭列邑修完以 啓上奬以恪
勤特加資憲癸丑春以工曹判書召還公嚴考課精
剸理邑瘼驛獘靡不矯捄凡有啓請 上必褒諭曲
從委任至五年還後 上諭曰東民安業卿之力也
拜江華府留守入爲判尹典設典牲提調知春秋乙
卯 景慕宮追上尊號以金寶書寫進正憲階兼觀
象監提調有一臺官投疏不捧而疏中語及公公以
秋判不出命入侍開諭公退而還鄉翌年 上詣
景慕宮行春享以奏時官不勤命召公以時帶雲監

提擧也公竟不進前帶金吾時有罪籍人特蕩之命
公與僚堂繳奏至是並竄其時諸堂公配蔚山旋宥
又拜秋判連下嚴飭又以藥房提調命入診恩諭備
摯至敎曰卿知向來臺疏本意乎卿不幸當金城查
事此出報復何引之有公曰臣今始知之何敢更引
蓋公在東藩時查啓金城守而其守令㬀人修隙者
也　上又問卿明年當入耆社乎對曰然矣　上曰
惜哉老也如是者屢丁巳入耆社戊午以借老過七
十特旨加崇政階兼判義禁提擧宗簿寺時以關東
海獘竄前後道伯于道內卽公所釐矯者而其後又

謬者也公混入而不自辨謫淮陽翌年宥還拜判敦

寧左參贊庚申行　世子冊禮冠禮命公書寫　東

宮達字錫馬除尚衣院提調　上笑諭曰卿福人當

參嘉禮仍問卿回巹何年對以明年又問夫人姓貫

及起居仍敎曰明春行回巹於京第往受二子榮養

也長子方在慶山命換韓山次子除南平仍授恩津

恩數曠絕六月　上賓天公慟隕如不欲生辛酉家

人請設巹筵公泣不許有臺官疏論銓官以擬公政

望指爲　先朝罪枳之蹤公畧不辨退住郊廬丁卯

年八十例進秩崇祿戊辰春特除判敦寧始疏辨

上優批答之欲一肅而病未能也已已三月二十八日考終壽八十二吊祭如儀哀榮無憾葬于長湍五冠山負巳之原觀察公墓右岡也配貞敬夫人海州崔氏郡守駿興女艮齋領議政奎瑞曾孫生先公二年卒先公四年墓公墓右岡有二子長載伋僉正壽階通政次載僖府使庶子載俁庶女適李勉緝載伋男循誼從誼女適韓琬載僖男復誼縣監女適李駿遠李崇謙載俁男靖誼從誼男永健永順永常永健繼循誼復誼男永受永進進士女適叅奉李寅相府使鄭老容靖誼男永翊公有篤行早孤爲至慟事母

夫人著深愛貧以負米之誠顯以列鼎之養以至喪
祭盡禮追慕終其身敦本而至於追遠友兄而及於
睦宗周匱庇孤不間疎遐嘗官南東設同宗會敦宗
契憲書堂學規續緝家乘數十卷常慕范文正以希
范扁堂意倣義庄而詘於力未遂也十二世先祖及
旁親墳墓誌碣祭田皆自辦著祭式行之此公之所
易行而皆人所難及者也公於筆藝才分甚高幼時
徐相國命均書一帖虛其半與之曰待汝自書白下
尹公淳圓嶠李公匡師皆贈字勉之後成名家朝廷
金玉寶冊寺刹樓觀扁額多公手書金剛山石刻𢗯

吉祥三字華人見搨本歎其擘窠中罕有八耋承命書進暹邏臺碑文字畫生動領皐比之賞公天姿溫粹恬靜而中實有確然不可奪者爲學頴悟而崇經術居官通敏而審精義平生無譽言飾貌不隨時俗俯仰仕宦五十年上下往復於平陂浮沉崎嶇憂患之域特立不動如王存之萬馬駐足歛跡要津如汲公之孤行無黨雖累爲操柄者所擯擠內無葭莩之親外乏綆引之力而托契風雲曳履星辰 正廟每晉公賚秩輒諭曰知卿用卿皆由特簡公之致位上卿即兩 聖朝則哲之明而未嘗管機密樞要故未

克展布厥蘊績庸只止於鎻鑰屏翰之間倘爲士君
子所惜老後退居三山蒔花木庋圖書徵醺弄翰之
外惟日課讀論語而已如公者其所謂古之遺愛遺
直者耶以公之賢而不爲表著於後則倘誰之爲銘
哉銘曰
人之生也直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公竊有感於斯經歟抑公之植者粹而守者
貞不待烝矯之功而不由偏側之程歟爲席珍而契
合乎昭主爲羽儀而模楷乎朝廷若其踐履之篤出
處之審權衡尺度之不倚而不傾賦于外而綜理廉

惠之政此何足膚公功而冠公名貢薛儒雅之博黄
蔡書藝之精范希文敦宗濟物之思杜汝昌退居憂
國之誠又况夫子之家事治篤内行而世詩禮之聲
將見繩繩乎床盈笏而門容駟吾聞積之厚者後必
羸我作詞而表哲人之藏美哉五冠之原山麗而水
清

慶州李氏五世神道碑

李侍郎裕元授家狀言曰吾先祖龜川公墓在振威
舞鳳山西麓北一里岡巒蜿蜒而澥結者曰鷹峰其
下爲伽倻谷有若坊若夏屋者吾父祖五世聚藏之

兆也謀所以鐫石以銘之以賁隧道著之後世元容肅而作曰賢哉侍郞也孝孫之稱述先祖之美者其比順之道而仁明之所由起也夫禮者不忘其本樂者樂其所生此雅頌彝鼎之義而太史公又序其家世後之祠廟墟墓之庭龜趺而載世德者經所謂旣美其稱而又美其所爲也今子有美其敢辭乃按狀東國尙氏閥最以慶州李氏爲望始於新羅佐命元臣諱謁平簪組相繼麗朝有檢校政丞諱世基入我朝有諱延孫叅判四世而諱夢亮右叅贊贈領議政諡定獻生諱恒福領議政鰲城府院君諡文忠勳熙德

名節文章爲　宣祖朝宗臣世稱白沙先生生諱井男禮賓寺正生諱時術吏曹叅判生諱世弼以遺逸官叅判贈領議政謚文敬嫺禮學撰王朝禮學者稱龜川先生配潘南朴氏贈貞敬夫人叅判世模女文敬公有四男副正公諱鼎佐其仲也生　顯宗癸卯八月三日卒于　英宗丙午七月四日壽六十四葬伽倻谷坐壬原配晉州柳氏掌令逴女生癸卯九月二十八日卒壬午二月一日葬祔繼配咸陽朴氏士人信阜女生壬戌四月二日卒丙子正月六日長曰宗周柳氏出也　英宗辛未正月三十日生庚寅五

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二十葬副正公墓南岡乙坐原
以孫貴贈吏曹判書配海州吳氏判書命峻女生庚
午七月十八日卒癸亥二月十四日壽五十四葬祔
不育取仲氏郡守公宗喆長男敬寛爲嗣生 英宗
壬子正月二十八日卒戊寅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二
十七葬判書公墓階下負乙原以子貴贈議政府左
贊成配太邱徐氏牧使宗璧女生辛亥十一月二日
卒于己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壽五十九葬同岡負甲
原子曰錫奎官知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贈謚孝貞
公生 英宗戊寅十一月三日卒于 憲宗丁酉三

月二十九日壽八十二葬贊成公墓傍艮坐原配贈
貞敬夫人楊州趙氏判官台鉉女生 英宗庚辰正
月四日卒乙丑七月十一日合封子曰啓朝官吏曹
判書生 正宗壬子閏四月二十九日卒于今 上
乙卯十月十六日葬副正公墓西壬坐原配潘南朴
氏承旨宗臣女也子裕元今謁銘者也副正公幼敏
達有英氣門庇補社稷叅奉屢轉典三邑入爲繕工
監副正性慈惠清介內外居官以廉謹稱所治青山
金川善山三邑俱有遺愛臨歸邑民輒願借愬籌司
事親孝常左右服勤罕出門掃室對方冊見古人卓

節偉行抗聲高吟有倘友意扁居曰醒齋判書公資
粹才頴堂兄梧川相公同學歎難及事繼母盡其性
母夫人常稱以至孝贊成公耿介秀潔悟解超越論
事一言而辨涇渭自幼時修飭如成人丁外憂擗踊
踰制纔弱冠遭生父喪於淳昌衙治具皆中禮却民
賻曰不敢累先君淸德病亟戒家人薄葬曰吾性不
喜華侈且埋先人墓側怡然若觀化者盖蘊而未發
者必于後遺娠而孝貞公以降焉公字穉成初諱永
錫自髫齔舉止殊凡癸卯上庠戊申蔭補叅奉丁母
憂幾滅性服除後復拜叅奉　上召見曰是故宰臣

敬養姪乎奬顧甚重庚申 世子冠禮特命授尚衣直長陞六品爲和順縣爲治簡而惠以考最付司導僉正丙寅爲高陽郡明年擢謁聖科 上賜法樂郎授正言差籌司郎審閱湖西餉穀特拜高靈縣因縣弊也叅瀛選由享官勞陞通政階除承旨 坤殿產室設廳以內醫院副提調進資嘉善兼同義禁守安岳郡蕩舊逋蠲坊徭發廩賙饑口民鑱石頌之入拜大司諫禮曹叅判拜忠淸監司嚴明自持豪猾屏跡甞廵到延豐賓佐告飯供麤吏可罪公笑曰豈掌饍者耶其中傷之也察之果然皆驚服除同經筵通吏

曹叅判乙亥擢資憲階拜刑曹判書審理京外獄囚
多疏釋移右叅贊禮曹判書兼知經筵知春秋備局
堂上都摠管薦拜吏曹判書引病疏遞兼內醫諸司
提調冬復拜吏曹判書行大政 上臨殿命進前注
擬物論平允丁亥入耆社書玉冊陞正憲兼同成均
左副賓客 世子對筵臣數問起居以禮儀使陞崇
政授判尹判義禁連拜留都大將辛卯拜廣州留守
以長男啓朝列侍從推恩崇祿躋八耋階輔國付西
樞公標端而識亮內和而外剛守世範而勵士行由
蔭籍晩涉榮途然朝野屬望滚到穹階入長諸曹出

典藩留而俱有茂績臨事存久遠慮措處必中竅遺軌多可紀世稱爲名卿子啓朝克肖德幼警悟秀朗見者知爲貴人壬子上庠除東部都事出爲永同縣監海州判官有治譽庚寅應製魁等賜第時 世子代理喜顧左右曰此人爲之矣賜梨園樂殿試甲科陞通政階除承旨拜安岳守孝貞公就養蕩蠲之惠於民者一如孝貞公時郡民之鐫石寓思亦如之拜吏曹參議己亥丁孝貞公憂制闋拜大司諫大司成癸卯秋 綏陵親祭以承旨陞嘉善拜禮曹參判副摠管同經筵春秋義禁爲京畿監司時 上詢民瘼

於各道方伯公條陳北漢城餉代錢壬申旱田減稅
南陽鹽井防弊之事廟堂請皆施行移拜慶尙監司
簡以制繁明以察微一路晏然無事　上對筵臣屢
稱無南顧憂入拜吏曹叅判同成均以讀玉冊官進
嘉義差備局堂上除都承旨親上寶鑑陞資憲拜工
曹禮曹判書大司憲己酉差　憲宗誌文書寫官以
冬至正使赴燕子裕元尹義州府人皆榮之留燕館
時皇帝崩新皇帝卽位公探覘事情修啓甚詳該公
之善應事變多類此常以特進官侍講陳　英宗時
寒暑不輟講之規請課日開筵　上嘉納以大宗伯

啓言 永寧殿祝文本不書屬稱已酉冬請論告由
祭時 景宗室祝文自香室擅書屬稱該官拿勘請
自今釐正 上可之 孝定殿 徽定殿祝式收諸
臣議公議曰唐宣宗於敬文武卽爲叔而祝文但稱
嗣皇臣其無屬稱而只書廟號可知矣盖帝王家以
繼序爲重今 殿下於 兩殿稱嗣王臣矣皇姪二
字原係卑幼之稱今不宜以此屬稱時用儒賢議稱
皇姪後竟從公言識者稱公爲知禮 祔廟禮成進
正憲以尊號都監提調進崇政除判義禁判敦寧弘
文館藝文館提學經筵日講官提舉藥院及各司賞

於講筵奏曰 成宗教曰當玉食則思民飢當輕煖
則思民寒此宜後王之所鑑法也公前後登筵每陳
祖宗故事曰法堯舜任是矣除吏曹判書差宣惠廳
堂上政注必愜張曰此非一己私也勾金穀必精詳
曰此貢市產業也時有曹叅議夏望追奪事以公不
即舉行有斥公護黨者公引去飭教屢降而終不膺
連拜留都大將公祥和樂易而介然有操守平居簡
諠笑寡從遊位華顯而淡素如寒士以檢書抄錄自
娛於文辭不甚工而才裕應用然兩館終不就曰吾
先子之婣四六而猶不居也周甲歲裕元時按湖南

公曰吾與夫人齊年就藩養人必爲榮艶非肦分所安湖南伯乃納節還營曰兩世冡宰盛矣願以宗伯題旌公之恬約謙虛其性然也篤奉先先世碑碣及遺集皆親檢自辦祭品必以禮睦宗姻好班施可謂世其家者也竊謂有國者聖神繼承而祚籙綿遠則必有承弼寅亮之臣氏蕃而族茂名德紹襲膺昌熙弘厖之運此詩人所謂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也李氏自前朝多宏碩載之史策近代白沙龜川兩先生世之元臣也師表也副正公位不酙行未卒於施判書公贊成公俱豐賦而嗇壽積之厚而畧之深至孝

貞公宗伯公又振發之盖公家範先行實而後華藝
尙節義而崇禮敎大則成子之文宣子之忠而小猶
武子之家事治也譬稽田作室旣敷菑旣垣墉而如
孝貞兩世又爲之陳脩而塗茨之豈不休哉今五世
塋域萃于一山其遺光餘澤彬蔚於翠栢綠杉之間
長有方興未艾之象語云其源深者其流遠今公家
之爲源誠深矣哉銘曰
羅梁肇世載構載昀維谿顯麗代出聞人家曰醇儒
國曰藎臣文忠文敬河嶽星辰鍾鼎詩禮赫世郁彬
延畀後承軌程筏津紹維副正姿粹而淳俾畜勿展

何潓之屯厥嗣曁孫希代瓌珍沃苗不頹滄珠胡淪
積累維何徵在抱麟非理之外氣有屈伸乃生孝貞
偉器超倫貞榦瑩標煒如其神衛恤靡逮愛篤萱春
行簡守約不染不磷鍊章贊機率是恍恂卲籌穹秩
一德之純肖胤趾美規蹈榘循秩宗理財握衡掌綸
莅事殫勵不有其身講幄思裨援古必陳燕超榮覲
門罕蹄輪茹濟佩潔簡編相親奉先之思爰及宗姻
令聞令望喬梓惟均南有舞鳳峯峩水潾堂屋相望
五封同禮慈龍蟠結林木蓁蓁旣厚且永宜爾振振
我銘載石眎彼衿紳

刑曹判書文靖趙公萬元神道碑

聖后御世英彥彙晉如斗建而列宿麗龍興而羣鱗集需時而名代者各有所長訏謨藝能者有以措事業而竪功名淸愼簡恬者有以範俗尙而敦世敎均之爲賢大夫令望我　正　純兩聖朝公卿彬彬多可稱若貞約自守循循然不失規度可以砭縱而躁競者其惟文靖趙尙書乎公自韋布時爲　正廟所知及通文籍　上嘉其儀標端凝褎之以太平宰相觀公晩節庶不負則哲之知矣東俗尙氏族浦渚之純行遂學松谷之碩德宏文迺齋之淸操雋名俱照

耀竹帛冠冕士林而公又紹襲詩禮之業闡家典而
光門範內以推芝醴之美故君子以此尤多公公諱
萬元字泰始其先豐壤人以高麗太史諱孟爲初祖
其後簪纓奕舃至諱季砰文科事我　世宗有名德
有諱安國以武進屢制閫有厚德人知其有後果數
世而昌有諱翼左議政謚文孝學者稱浦渚先生生
諱復陽吏曹判書典文衡　肅廟入學爲博士謚文
簡號松谷文簡有四子長諱持衡第三諱持謙副提
學特贈吏曹判書號迂齋高祖諱命德早世以迂齋
孫漢輔子之官判官贈吏曹叅議祖贈吏曹叅判諱

廷禹早世取族人諱廷琦子爲繼諱象存府使贈吏
曹判書配贈貞夫人坡平尹氏正言勤之女寔公考
妣也公以　英宗壬午三月二十二日生自幼聰頴
秀朗及學書沉潛絕外騖文藝日就擧止修飭如循
蹈不問知爲法家子弟隨判書公西南官衙下書帷
不窺外官人罕識面以庭訓先行誼外詞華然已嫺
功令業庚戌魁華城科公世居玆土而籍漏去之
上惜之命築室府內壬子被應製選賜進士罕典也
癸丑又首選應製賜第甲寅唱名隷槐院擩記注以
晏仕命降隷芸閣匪怒也尋叅翰圈入文臣抄啓之

選歷正字著作乙卯陞典籍改兵曹郎正言持平丁
巳出爲京畿都事入爲吏曹郎戊午爲副校理獻納
檢詳己未抄啓試三次居首命除外四品得襄陽鏡
城幷命勿赴遠尋授扶安縣　上召見曰汝父周甲
歲也知爾貧特有是也公感泣之官律己廉謹莅下
以誠信一境晏如庚申　正廟上賓公奔哭還館職
兼中學教授陞應教執義軍資正壬戌用實錄勞陞
通政拜承旨兵曹叅知大司諫親老常左右服勤不
求榮進官至雖入城及解行不移日到老亦如初甲
子除慈山府使乞養也爲治先慈惠或値不科之歛

不吝捐飲不使民知之鄰民多歸之及去攀轅願借
乙丑拜吏曹刑曹叅議丙寅丁內外憂制除拜禮曹
叅議已已擢亞卿自是亞天官者十餘長栢府者七
八間佐貳戶禮兵刑兼經筵春秋同廬金吾等啣提
調備邊司承文院惠民署司譯院活人署司䆃寺庚
午帶摠管在鄉適殿座闕衛並行遣公亦與焉因儒
臣疏特原宥仍主生進覆試考閱精强士論翕然稱
公戊寅充副价往還燕京已卯由大司成出爲江華
留守纔上營移銓啣相臣特奏仍之文簡公嘗尹玆
而因掇奏寢其遞往蹟適符民又以文簡之所以治

者望公公乃繕葺文簡公所建靜海堂之傾圮者又
申講鄕約舊制蠲征稅撫匱乏興廢蘇凋繼先美而
副羣望者兩至焉辛巳秩滿以亞銓還夏擢資憲階
除刑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知義禁府春秋館以冬
至上使又赴燕嚴愼戒飭邊商不敢犯禁壬午拜京
兆尹知經筵都摠管一日早起扶筇周視家園還臥
倏然而逝寔七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一訃聞撤朝
賜祭如禮朝士及隷儓咸歎曰賢卿宰喪矣旣月葬
于華城松洞坐艮原從先兆也配延安李氏郡守宅
源女閨範全備宗黨稱其仁後配河東鄭氏履赫女

並贈貞夫人男長曰鶴年李氏出也文科吏曹判書
次曰奎年鄭氏出也蔭補今承旨鶴年五男一女熙
弼前縣監熙哲今承旨熙直通德郎熙興今叅奉熙
軾進士女適朴元陽奎年二男一女熙百今叅奉熙
一女適徐相熙熙弼子寅載完載熙哲子容載女李
建膺徐釆淳熙直子憲載元陽子勝基餘並幼公資
禀外朗內潤沉深有器度潛心書史踐履篤實樂易
寬平與物無競居平未嘗有忤色妄言廉潔自持外
榮辱而遺得失惟以安分順命爲規知退而不知進
官躋卿列而一官一資不藉攀援皆由時望所推授

誥旨後始知爲某官供職簡騶從適公所勾當已悠然而退不求赫譽惟恪愼竫供而已有官寓城内跡輪罕出對朋儔落穆寡言笑常曰士若志於進則失於已者必多鷗浦鼇盧風雨蕭疎茹澹服麤不營產業嘗曰吾家素風不可壞也豈可教子孫稍華徒損其志哉公有至性事親孝推以睦宗族間日必省墓値生日輒攀栢竟夕往來跨烏犍代步一僮隨之鄕鄰號爲騎牛侍郎以公通鍊師古之識夷險匪躬之操贊宥密參指畫則施措補益其譏之不及而宦業淸閒亦如其性雖晩掌詞苑黼黻之任而聲明未施

齡籌遽嗇竟使公名望浮於事功行檢掩於爵位公之所以爲全而論者所以爲慨此可與深知公者道也元容後生也以講世謂公鄉廬桑籬松檜惟匡床數卷書也見冲襟瑩標無纖芥勢利之累亦足以表見於世而爲世勸也銘曰
維趙有世德行以承丞相太史副學嗣典元臣儒宗簡策名登若成宣後非美曷繩公式似之迺茭迺滕蘊內彪外玉溫水澄契于我　聖自庠之升曰予宰相嘉乃端凝謨猷保鳌正直藝能勋經修辭詞垣是膺我有繩墨不衒不矜人方騫騫我獨兢兢何韋何

弦亦不圭稜明良之箴風呼雲蒸要津名筏凛乎淵氷十畝桑陰椽不寸增廉白之遺自先世曾曰清愼君子歟此銘可徵

工曹判書文貞朴公 宗甲 神道碑

我 正宗以聰明上聖之姿毓德春宮有若臣洊雷肆而贊离光言正言行正事非聖賢不陳以迪輔德性爲已任間爲媢忌投抵者所困然林泉講學不以利害嬰心操益堅而望益重士林以其出處占儒敎汙隆出則如文鳳之朝陽處則若幽蘭之空谷升卿秩方嚮用而又嗇於年今雖星霜浸邈賢大夫相語

於朝以學而未行爲世道永慨而太息者其惟朴文貞公宗甲乎公字同甫自幼英邁有志氣性好書不煩塾師口授八歲讀史傳四五讀熟誦不遺字善悟解雖僻書隱牒之玄奧不可句者必篝燈繙閱旣得徹儒莫之難精贍宏博補以經濟之用以至禮節筭數財用之法與古今沿革集錄無不瞭然而指掌每閱錢穀出入簿默計如布籌然嘗曰萬事分數明而已及通文籍皆賀得宰輔器由說書至輔德長處東宮官 世孫一見已心契眷注出常公亦隨事盡言有懷無隱惟以格君心爲第一義不顧傍猜者之窺

闕也與徐文貞有臣李侍郞義駿一心協輔禍福共之世稱爲三春坊時賊臣之出入春坊者潛倡他日瑤華之凶論浮言煽動而其跡秘人不敢顯言公慨然以一死自期每侍講凡係家人之義輒敷衍剴切一日語及孔道輔事　世孫曰郭后有失仁宗當何以處之對曰后妃如乾之坤日之月配德齊體冒于人神郭后雖有所失仁宗篤恩義而正家法明分限而塞爭端而已不宜其暴揚而聲罪也方廢立時帝猶疑之宜忠言開導而惜乎呂夷簡之言也又引郅惲對光武之言曰惲心知其不可而不敢言是吾君

不能也光武英明之主若孔道輔必救其失此忠邪之所由分也徐公亦引易之家人交相愛也之訓以外間傳說直陳之　世孫獎以誠實忠愛焉及御極後因獄案敎以瑤華之事徐某以死爭之至是而一世始知朴徐二公之同義也洪國榮在春坊要相好而公不假色因銜之及得志欲幷擠曩時貳巳之三春坊嗾兩司官啓言三臣者以盧聖中壬午後不着帽事互相推詡登書筵至徹膚聽此日後媒寵計也請竄之　上不許盖臺言非實也未幾國榮謀危壼位朴忠獻公在源疏後疑忌愈深使人密探公動靜

公之遭擯斥本坐此而竟全保者由 上之明也後
上謂徐文貞子榮輔曰丙丁間權奸必欲甘心卿父
及朴某若示不槪計益急禍尤大姑且待天理自著
盖罪公而知公者皆在此也自箕藩還筵白罷壯營
穀執錢之式及買民田設屯之弊 上虛心動聽立
可其奏是時事係本營者恐 上厭聽而諸臣莫之
言公不憚而 上之翕受以重公也及沒 上對公
弟宗羽悽然曰更何言不料如是速也後臨筵語及
公曰在宮筵言必稱三代其言似迂其人可知當薦
文衡敎曰文學地望恐無出某右當枚卜歎曰予嘗

注意今也則亡嗟惜者久之凡士之抱志者遇知已
猶難况結知明主而托之心沒而有餘思乎如公者
何可以不遇尤命哉公之未展施非公也抑時運歟
嗚呼公言儒而行儒者也御世之君尚聲名者必待
儒而弘功故三代後治莫隆於西京而西京時得人
又莫盛於武宣班固敘功迹之見述於世者而以儒
雅及儒術爲之冠董兒梁夏之徒未嘗秉國成而垂
制作然若其崇術藝而章治敎者其名與有爲者等
正宗朝俊彥林列各精其能而無愧儒雅之稱者公
非其人歟韓子云生之艱成之又艱使公象笏巖廊

則銘鼎紀旂之必煒爀赤幟藝垣則繡黻金鏞之必炳朗而卒莫有成焉其艱有如此者然後生之思公如古所謂遺直遺愛者其非以公之自修而抱其具乎斯亦在公亦不可謂無所成乎公姓以潘南爲籍自麗季右文館直提學潘南先生諱尙衷逮本朝世有勳德節義序望族者必先數有諱甞右議政平度公四世而諱紹司諫號冶川其後有諱東善左叅贊貞憲公諱炡吏曹叅判錦洲君忠肅公諱泰尙吏曹判書大提學文孝公於公爲七六世暨高祖也曾祖諱弼純禮山縣監贈吏曹叅判祖諱師任同知敦寧

府事贈吏曹判書考諱麟源工曹正郎贈吏曹判書
妣贈貞夫人坡平尹氏工曹判書諱容女兵曹判書
諱趾仁孫也公以　英廟壬戌十一月十六日生聰
穎峭潔殊凡兒同敦公學識極博以法藝誨之公濡
染甙早及長源經委史汎濫羣籍詩書禮讓之澤克
繩世德爲士友所標望　英宗庚寅擢庭試唱名
上手書一句詩以賜異數也辛卯除說書癸巳陞六
品入弘文錄尋被湖堂選藝林峻掄也公不膺命命
差三田渡別將旋命充永宗水軍郎以校理召見刻
燭賡三題八韻宣醞賜紙墨筵退上箋謝大臣薦久

任春坊人公與焉連拜兼司書持平司書兼弼善副應教東學教授甲午除兼文學輔德應教掌樂院奉常寺正漢學教授時　正宗典于學思得賢士左右宣召承顧問者最於公三四年間宮啣未嘗數月遞也癸巳掌試湖南歸伻紫衣賜　睿書曰乆阻淸儀益覺離索之歎昔　文廟賜新薑宮僚繼寵宸章況輔德每講席多陳規箴爲益不少以新薑一封賷去以追故事以答嘉惠是歲上元直春坊召見曰今夜好月要共賞賜唐橘一盤令賦詩乙未爲松京按覈御史論經歷不法狀秋特陞同副承旨前夜侍講更

漏深而不命退屢示惜捨意翌朝有是命序至右出
爲春川府使以玉署時乞養也爲治淸簡丁酉因臺
啓放逐公退居楊州丙廬以竹素自娛茅棟不蔽風
雨簞瓢屢空而終日對床書無憂患嗟歎色人有問
者輒曰惟一段心爲國生死向前而已罪有無惟聖
明在上耳甲辰蒙宥乙巳臺啓停庚戌前望除拜刑
曹叅議仍出牧安州甲寅拜兵曹叅議因微事配義
興旋宥爲大司諫乙巳拜吏曹叅議自後爲吏議者
七爲禮議者五以吏議違牌特差加平郡守是日擢
拜同義禁禮曹叅判同經筵丙辰除謝恩副使旋授

平安監司律己廉約莅事綜密人不敢以非道干一路清晏戊午因筵敎進資憲階拜工曹判書典設司提調漢城府判尹新伯閔鍾顯辭陛 上曰舊伯廉簡不負所知卿爲治如舊伯足矣連除知義禁太庫提調都摠管知敦寧知春秋刑曹判書掌樂提調知經筵社稷署提調閒又通擬文任 上克愼刑獄擇刑官加於兩銓以公議讞之允當久置司寇遞而旋授者屢儲聲望有素而 上之倚毗益深朝野期朝夕且相而已未正月微恙考終于城東舊第壽五十八葬楊州水落山東幕里負乙原配貞夫人全州崔

氏學生昌百女許議錫文孫生先公二年卒後公十
年祔公墓左一男楚壽府使三女適僉知曹始振士
人鄭東壽李大淵楚壽子齊韶文科前承旨齊承前
郡守出後右議政晦壽齊謙令叅奉齊文進士出後
判書綺壽始振子錫亨叅判錫萬內外諸孫並幼
憲宗朝太常易名曰文貞公器宇端重寡言笑或疑
其簡亢與朋儔談古觴詠風流映發篤內行常以早
失嚴訓爲至慟事尹夫人暨王母李夫人有孺子愛
家清貧駱山下草堂四世不易椽自勵則守諸葛武
侯澹泊寧靜之語自負則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志

臨坑塪而若坦躡亨衢而愈恬辨是非則一言以得盡處危難則一節以莫奪皆公學力之素養也爲辭章絕去蹈襲以獲於古者摛英擷華典雅成一家之體而尤長於議論云公從子今端揆公與元容契厚謂曰前輩長德之知我伯父者緊誰在乎吾先子狀草可徵請銘之元容始冠時熟聞談公者皆稱爲儒雅宰相常有一拜床下之願而未之遂今不敢以不文辭者以平昔景仰之深也銘曰

維木章潤載棟載櫟維玉孚達于瓚于璋否則理缺

寧窖於藏公弗類是曷云匪揚旣畜旣發迺眷迺彰

若施未竟則閎於常遏巷其初震邸春坊曰汝輔台
軏以皇王懇懇丹忱繩直金剛賈董學溯孔范義張
夏圭商敦蹈經陳綱宸褒方練織貝伺傍世胡趨避
我不得喪茅棟芸箋天葩愈香振挫起躓孰敢螮暘
寵之車服契瀣明良維廉與簡王言斯煌菀其經濟
輿望巖廊亭屯互乘珠沉鑑亡志士所悵善類所傷
蒼鬱楊阡蟠其輝芒過者必式視此銘章

兵曹判書貞毅徐公必遠神道碑

本朝　孝　顯之世聖明光御羣英彙登舟礪柱石
之材旂常鼎彝之勲磊磊然羅星斗而揭丹青器識

藝能之稱各以其所長流名於來世至若出臨四方盡心民事之如向敏中以國爲慮隨事直言之如田表聖弗殖資產不事矯飾之如杜祁公者其惟六谷徐貞毅公亦庶幾焉者耶今去公世且二百年遺風餘韻邈然不可接則如余後生將何以考德而尙論哉嘗讀國朝寶鑑潛谷金公旣行大同法於湖西未及施湖南而病遺疏言湖南事臣已薦徐某而付之上答曰湖南事得人何憂何慮及按湖南値歲荒啓言扶安守以差員上京請召見詢饑民狀政院言非藩臣體尤菴宋公疏奏徐某語意樸直其心爲獻忠

令宜引入問疾苦　上嘉納後按關北請得木綿種

播種道內命關西聚種由陽德輸去後按海西請加

定討捕使於平山長淵　上從之此公之濟物澤民

之績爲當時名賢之所倚重有如此者又嘗讀先輩

遺集華谷李公誄曰氣度凝重襟懷坦蕩師心獨行

拔俗千丈挽曰平生忠孝著文才與武畧文谷金公

挽曰江漢寧論千里曲邱山不受萬牛回壺谷南公

哀詩曰徐公柱石姿乃是百夫特確然所守堅賁育

移不得曾遊黌舍時公輔望所屬白簡凜生氣威稜

振臺席陳不畏强禦汲自任戇直眷注日以隆朝暮

且黃閣此公之剛毅勇敢之操沒而爲當時名賢所推詡而追思又有如此者嗚呼公去而國有事輒發九原可作之歎况世級令又降矣何可得見如公者乎而安得無嘐嘐然臨風之想哉公諱必遠字載邇其先扶餘人系百濟始祖諱存麗朝兵部尙書八傳而有諱貞壽官縣監謫恩津仍居焉四傳而有諱震男生諱益文科義州牧使號萬竹軒生諱龍甲贈吏曹叅判寔公高曾祖三世也考諱雲驥用公貴贈吏曹判書性嚴正居憂不勝喪而卒配貞夫人全州李氏縣監澤民女以皇明萬曆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

生公甫齔魁嶷殊凡兒判判書公喜曰必大吾門一日
判書公出曰汝坐視屋公坐不移竟晷親至始起人
問之答曰坐親命親至可起九歲孤李夫人敎義方
刻苦成儒業又師金愼齋鄭畸菴兩公踐履篤實年
十四訪戚丈西平韓公與語大悅曰是兒將帥材也
仁祖癸酉上庠癸未爲　昌陵叅奉戊子陞司饔奉
事擢庭試科隷槐院入藝文館檢閱兼侍講院說書
陞典籍除司諫院正言時三司啓請罪宗瀓潚並放
置已蒙允公獨啓昔管叔蔡叔同叛而周公誅一釋
一者分首從也今潚不可與瀓同罪　上曰所論正

直不有此言幾誤我家事放置之命並還收旋因政院繳啓遂寢連言事忤旨斥爲全州判官淸嚴自持入爲修撰獻納兼文學　顯廟時在東宮公侍書筵因事進戒曰賓師在前應對宜恭不宜倨　世子改容曰吾過矣翌日　上宣醞講官止三酌獨加公六酌示嘉奬意也由吏曹正郞特擢湖西伯敎曰卿才實合擢用公攬轡有澄淸意一路肅然啓陳書院末弊時議譁然余先祖領相陽坡公曰非此人不能爲此言還拜刑曹叅議公以妄論院弊招物議屢疏爲引　上曰非予私爾不欲使盡心國事之人因一小

事狼狽也以左承旨乞養守白川尋移湖南伯己亥
歲大饑公捐廩措畫又買牛勸耕民賴以全活因微
事罷繡衣還言於 上曰徐某見罷之日百姓莫不
驚愕流涕無異赤子之失慈母也丁母夫人憂制闋
爲承旨時陽坡公解首相公疏曰見今朝野憂遑之
日不宜許解相職請還收 上嘉納之壬寅拜大司
諫吏禮刑三曹叅議大司成玉堂都堂錄行而三公
之子與姪及姻婭有得預者公奮然疏曰私之一字
亡國之根柢大官如此何以責小官乎於是四人皆
刪薦原平元公劉薦公可擢用公疏曰故事有 上

命然後廟堂議於寮相而請擢今何可不待成命獨

爲劉薦有若私讐乎哉又請召用同春宋公由左承

旨陞拜咸鏡監司公之在政院會北使入京修撰金

公萬均以其祖母殉節陳疏辭避公言與父母差間

議退却及公赴北藩尤庵疏斥政院士論繼起公疏

卞 上罪臺官之言者公感激不顧然亦屢籲準解

公採北瘼及六鎭形便錄一編將設施未及而老峰

閔公爲其代公以其錄遺之閔公益加敬歎曰誰有

若此爲國之誠哉又拜黃海監司移江華留守摩尼

舊有築城公白 上曰江都之爲保障以環海之險

也築城抑爲賊入島後藏身之所耶此城不毁民懈
於守浴矣　上深然之命毁之瓜熟廟堂請仍者三
上曰爲國效忠無出卿右戊申拜戶曹叅判公自有
士論以來不膺於內職時尤菴入都抵書曰今日朝
廷緩急可恃者幾人公之不安由我前疏則豈無可
處之道因示副本曰欲請伏妄言之罪公謝而卽出
仕時議兩賢之己酉陞拜刑曹判書兼摠戎使備局
堂上辛亥移拜兵曹判書公以本兵兼摠戎不便引
故事請解其一　上不許　上移御昌德宮公以移
御之初事異常時遂直宿尙書入直自公始是年六

月十四日卒享年五十八葬于某地某坐原後士林躋公于全州盤谷書院以俎豆之　上聞公病遣醫持藥往救已不省然諄諄夢語皆國事也後賜謚曰貞毅公初配全州李氏宣敎郎申幹女後配全州李氏相禮頤賢女也一男一女初配出也男敬祖牧使女適校理朴泰萬牧使取族弟敬躋子爲後公天姿偉雋氣宇宏深剛正之氣所遇無所挫愈蹟愈不懼居常有不可犯之色臨事有不可奪之節嚴以莅下其長秋曹以郎僚怠職一啓汰五人至治民淸簡而慈惠所過民久猶不忘鐫石頌其德事母夫人有孺

子愛毋夫人若不悅必下庭請罪侍疾必親自劑藥
以進居喪哀戚踰制饘粥雖病不廢少安貧素貴顯
不改一介不取於人質樸無緣飾有除命辭受不隨
勢撓奪一裁於義而已公之判騎曹也城內無屋貸
太僕銀買居公卒後 上聞之特命蠲蕩葬地將營
於楊州而先賜寅平宮者也 上特賜曰此重臣非
外朝臣之比令本宮許與盖異數也公早孤而自勵
爲學受業師門飭躬以正服官政見事精確持論卓
截雖盈庭羣議雲興風動而不激不隨獨立不變不
以榮悴而移易其操氣槩風節凛乎若特立而獨出

上爲明主所知華衮之褒屢奬以忠直平生言議事業傑然昭代名卿何其盛也公三長秋曹剖斷公允辛巳輿地勝覽新增時有曰徐某爲判書律已淸簡斷訟决獄摘伏如神剖决如流舉世稱頌擬於朱悅公與晩菴李公等四人直諫不諱時有五直之名與嘉祐四諫官匹美嗚呼如公者其所謂古之遺直者耶銘曰

維醴有源於赫萬竹藟之斲之公實挺特禀厥精英剛方絃廓摳衣問師劬經修飭其在臺垣汲戇魏直其在藩屏孺支孟博約已裕人澤尨利博濯痍括竄

曰有碩畫曰固保障曰允訟獄何以寵之銓衡笠轂
如繩如矢何懾何怍苟利於邦馳湍赴壑苟適於義
千丈屹壁孰華以炫公惟氷蘗孰靡以渝公惟鈞栢
豈無媢嫉聖眷曰篤緩急誰仗惟卿忠赤出入言議
輿望柱石哲萎之歎胡不黃閣惟績與名載之竹帛
貪懦之矯其風也德我陳銘詩貞珉不泐

吏曹叅判李公文會神道碑

我　純祖以聰明睿智之姿冲年御極惟不言而默
察人藝能長短及總萬幾程量器使左右鴻猷如龍
興鱗集各自承藉光澤而惟實軒李公最先受知常

置近著宣召殆無虛日移病問起居詣閤每趣入公
美風儀善奏對欲常常見而有疑難必顧詢公諳鍊
前代文獻國朝典章隨問無滯對且好匡救諍諫樸
直無隱回常奏曰魏徵好幾諷此不及汲黯處也
上以此尤多公頻命上直直夜引對宣內饌從容談
論如家人及退漏下曉刻矣其眷注之深當時邇密
者莫敢比焉元容以史官常所躬覩者如此也世皆
以公之未究大用爲惜然士逢堯舜之聖昭融契遇
有懷必陳者是千古英雋之彥所未可自期而必得
者則斯足爲華袞而輝竹帛名位升沉顧何足論

哉公諱文會字周卿母夫人夢龜而生公實 英宗
戊寅九月三日幼聰雋異凡兒始受書問天地闢前
何所始闔後何所終塾師大奇之及長文思日進交
遊皆名流年十八 上以 仁元聖母近屬召見握
手稱奇卽除官翌日又召見錫皐比 正宗初輪對
承褒敎庚戌擢增廣文科魁殿試例授通政階拜承
旨諭曰傳香時見着緋衣者美少若宗室都尉問之
爾也予視爾豈不惟 先朝意乎今年幾何須盡職
事予將退目送之扈駕 光陵幄次賜公酒 上發
辭敎承書不停筆 上驚曰詳敏乃若是乎久是職

者莫及也及官外　上曰某處地文識合奬用而潦
倒乃爾耶豈官爵由命歟　純祖初連拜承旨朝夕
登講席因文義援古今敷陳明易剴切必欲啓迪裨
益有曰我國尚氏族一人而兼衆職曠瘝所由興也
且人主好臣其所教則奸佞覘進矣君德莫先於納
諫導之使言然後諍路開矣又曰源泉之至盈科者
進取之工也因雷異奏曰　先朝月行六對時接稟
事諸臣願上法　先朝勤政之德日親賢士交泰相
須則災可彌　上動容稱善　元子宮行相見禮公
進曰諭善僚屬必皆簡選正直而猶不若　殿下身

教之爲親切唐宗中主也亦且遇物則誨　殿下言
動一出於正其功効豈比於就外傅哉　上嘉納諸
道啓聞過期者政院察推公請以雨澤農形邊情民
隱爲式　上可之時掖隷冒稱　上教者特命次律
公力陳其不可掖隷又犯夜侵逼巡綽者公曰　殿
下之近習何若是無嚴請嚴治　上幷是之　上親
宮亭街炬失飭命曹郞記過公進曰非軍務也恐啓
後弊　上寤立改以拿問左相李公時秀因事引入
上下令躬迎初昏乘步輿出公前挽曰儀衛不備獨
先安之仍戒御者勿進　上還內　上愛公文學命

製各體或親拈硬韻賞賜經傳衣梔禁中應製以本
朝李文會謝箋爲題一世榮之前後銀臺告身爲百
餘通本院條例未詳者老吏亦質公而後行焉屢長
諫院賊臣權裕之獄其黨懼盤覈嗾一臺請速勘公
疏論折其萌惡焉有悖儒假懲討投文太學罪涉誣
逼案未具而遽命酌處公執不可再疏爭之公去事
已公遇事持正不撓而亦以此多不悅者長國子課
試精强主增廣東堂試秉公槃覆試李太史晩秀歸
語人曰濬然無物我累者惟一人盖指公也　正宗
外試公授安岳郡敎曰郡弊劇且方量田惟爾能之

公自奉薄而以厚下爲先强不屈者以義柔之相悅服虧糧者悉輸檢疇者不敢瞞歲大浸結席屋處飢民官給米使樵爨自食至麥熟如富公之靑匽活飢峽俗不知文開書宇敎學徒如范公之延師訓廸其爲成川畫一前規而暇登樓賦詩居留松京錢簿虛而支調縮疏請劃付金川長湍田賦以補顈需請還减分敎官分寺官仕朔以疏淹滯請自辟白峙鎭將以固關防三者皆難行而公言故朝廷皆準許一營大悅罷富民貿銀之式革關市之禁行鄕飮之禮後使燕過中京吏民壺酒迎爭擔轎以送按海西一於

節愛淸逋案整羅覘禁驛濫防浦稅審刑獄伸寃枉
疑者多疏釋爲治舒而勿弛察而勿苛自爲善故所
至人愛思之公全義人遠祖曰高麗太師諱棹入本
朝有諱貞榦中樞院使謚孝靖生諱士寬京畿監司
生諱恕長大司憲謚襄簡四傳有諱濟臣文武全才
官北兵使贈領議政號淸江三傳有諱行遠右議政
謚孝貞號西華爲中興賢相生諱萬最奉事生諱徵
海牧使生諱德隣郡守贈吏曹叅議無嗣取從姪諱
永培爲子牧使贈吏曹叅判娶迎日鄭氏學生諱與
良女觀察使諱始成曾孫贈貞夫人公考妣也牧使

諱徵楫參奉諱德鳳公本生曾祖祖也乙未除長寧
殿參奉陞奉事直長乙亥丁外憂庚戌爲司饔院主
簿遷平市署秋文科除敦寧府都正戶曹參議承政
院承旨大司諫兵曹刑曹參議癸丑出安岳郡守己
未丁母夫人憂　純祖辛酉服闋又拜承旨至都甲
子拜大司成以承旨兼帶格外異數也己巳二月
惠慶宮冠笄回甲由承旨進嘉善秩敎曰是尋誕降
科唱甲者也除副摠管漢城府左右尹兵曹參判同
義禁辛未除同經筵戶曹參判冬至副使壬申除同
樞禮曹參判成川府使己卯爲開城留守辛巳爲同

敦寧壬午拜刑曹叅判黃海監司丙戌除吏曹叅判
丁亥　翼宗以世子代理拜大司憲間兼承文院司
譯院奉常寺氷庫提調官多重拜而諫長泮長最屢
拜戊子六月十三日考終享年七十一訃聞吊賻備
禮九月四日葬北部城山里叅判公墓右枕癸之原
配貞夫人青松沈氏正言商賢女叅判枰玄孫嘉柔
有至行治御有制度其動有法其施之各有宜田園
祿俸用度皆有節鄰黨比之李宗譯家法公之理家
實内勗爲多男玄緒今叅判玄緒男根弼今正言女
進士尹兢圭根弼子女幼兢圭子泓鎭女韓明敎鄭

寅健嗚呼公內坦易而外峻整莅官臨事愼重不輒
發發不回撓其要歸於寬厚事親孝侍病血指及喪
毁瘠踰制祭祀必以誠篤友于弟藩俸盡付之曰如
吾儉也公儉素如寒士朝退對書冊罕出門常有退
休田野想自少劬經史多常誦者爲文不尙華藻而
暢達理到尤長於騈驪有遺集畧干卷藏于家公有
文而不卒施於朝廷有器而未見用於廊廟繩墨自
守檢身之律也圭角不露處世之符也在家而家道
齊任官而官政著惟其自信而不肯隨世脂韋故雖
不能騰翥薰赫然以聖主則哲之明寵遇出常始終

不替視世之尊顯而無所稱者何如也古人得人主一言爲終身之榮如公者其可謂不遇者耶銘曰
弗續弗彫弗皦皦而自高弗激弗磯弗汶汶而苟依弗學于世而學于古弗外之騖而內必顧維其欵懇樸愨之悃常奏徽嫵之遻汲戇　上曰龍夙夜出納長侍宣室之對延英之講蘧伯玉止車之行仲山甫補袞之誠進則結昭主之隆契退則守法家之淸聲人謂公淹識宏辭之才胡不山龍藻火之象又謂公縝密鍊達之識胡不霖雨舟礪之望我則謂風雲之際日月之側何有乎紆金紫而列鍾鼎齒于位而羸

後祿若采之蘊而如錦之斐子若孫之繼賢而守範神所報貺者此可鑑

贈吏曹判書忠烈姜公 渭聘 神道碑

人有三綱所在盡節忠臣義士臨亂殉身有以謀人軍師而敗而死者有以君誰與守而不去而死者此中人以上或可以勉而致也至若陪臣之爲天朝立殣非效衽革之責也非受推轂之命也直由於致主辱臣死之義而盡其節也尤豈不烈烈乎卓卓乎可以有光於天下後世也哉在昔江都之陷得五臣焉尹公烇李公時稷宋公時榮李公惇五其一姜忠烈

公諱渭聘也五臣者或先爲約死或被脅不屈而死
其危忠卓節貞所謂天子不識狀之顔眞卿也初公
謝事退居聞車駕被金兵入南漢城路梗不得通陪
廟社主入于江都從分司與婦姪惇五寓城外甲津
失守諸守將皆乘船遁去公謂惇五曰吾世受國恩
當以一死報乃麾家人去相携入城從 鳳林大君
調兵自衛及一島被掠 嬪宮及 大君遂北行分
司諸臣皆執靮公書絕命辭佩之衣帶顧其僕曰今
日吾得死所矣此文識吾屍也仍朝服北向哭彼兵
手刃脅降之公顔色自若奮罵曰我知有大明天子

不知有汝頭可斫膝不可屈至斷舌斷肩氣益厲與
尹公李公俱死之實丁丑正月二十六日壽六十九
家人收公屍葬金浦郡慕理峴壬坐原事聞命贈公
左承旨後同死諸臣俱爵謚有加而於公獨不及焉
肅宗乙酉江都守臣閔鎭遠擧輿論請於朝曰本都
有忠烈祠享死事諸臣以姜某而可不與於是乎議
不行只命旌其門曰忠臣之閭　純祖丁卯嶺南多
士抱狀籲聲下極論公酬不稱典下其議廟堂相臣
是多士言始贈公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賜謚忠烈法臨亂不忘國曰

忠剛克爲伐曰烈哀榮崇報之典至是備矣公字伯
倘系晉陽其先中國人在三國諱以式爲勾麗元帥
在高麗諱著門下贊成事晉山府院君謚恭穆於公
爲七世祖三傳而別提諱淵進士諱偲都事諱應生
公之曾祖祖及考也妣安東金氏郡守德鵬女以隆
慶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生公公幼有異質纔語好讀
書父心奇之嘗曰昌吾門者必此兒及長姿儀秀雋
操守端確舉止自合規度弱冠丁憂哀毁踰制値漆
齒之亂奉祖母奔竄山谷間衰絰常在身朔望爲位
而哭萬曆癸卯上庠薦才行除　禧陵叅奉陞　宗

廟署奉事尚瑞院副直長義盈庫直長通禮院引儀
出爲順安縣令時光海主政亂公慨然無意於世屢
授內外諸職俱不就屛居西湖若終身焉　仁祖改
玉調翊衛司翊贊司禦間拜淸風郡未久而遘成仁
之所公性篤孝祖母金夫人性嚴諸子孫惟悅公曰
吾孫也友弟妹愛而有養爲縣淸簡不撓去後民思
之鐫石以頌配淑夫人延安李氏叅奉至男女三男
一女某早歿次壽賢縣監次壽喜女適士人朴世禎
壽賢子天與壽喜子天碩俱不育立族子再輔爲天
與嗣再輔子一臣一儒一儒子瀠浹濼繼一臣子檑

文科弼善子必應子漢奎進士夏奎正言晉奎校理
漢奎子鍏鏵夏奎子鏞鎖晉奎子鎮鐄嗚呼士大夫
平居讀書常以氣節自許及當險難憂患之域利害
交其前安危動其心則鮮有不變其守者今公一蔭
籍耳即使從邁分司避免鋒鏑亦未必有玉毁瓦全
之論然而忠肝義膽之素所蓄積當血沸髮竪之時
所夙講者倫常也所撑拄者義烈也豈萌較取舍量
趨避之一毫念而亦豈倉猝黽勃之所立辦也今後
孫謀繫牲之石而謁銘者晉奎也諸孫通籍者方經
幄法從執業者皆詩書禮讓一門之方興未艾之象

其天所以佑忠臣之後者果在斯與銘曰
姜系茂緜望閥赫只肇句逮麗煌偉碩只延畀于公
鍾川嶽只根性達學操秉確只藹屯遯葆辭徵辟只
沁堞月暈風霆擊只有徑有竇褫衆魄只烈此一軀
超世濁只衣帶有辭屢顧僕只義不遺君一死國只
蹈刃不懾所立卓只王曰汝忠旌謚爵只扶綱樹聲
式百辟只炳宿蟠虹護金麓只志士抆涕穹然石只